

海豐吳氏石蓮盦彙刻九金人集

漳南集

第十二冊



漳南王先生文集卷之九

漳南王



史記辨惑

採摭之誤辨

詩頌言古帝命武湯又曰武王載旆謂之武者詩人之所加也
殷紀乃云湯曰吾甚武號曰武王聖人決無此語

燕世家云民人思召公之政懷棠樹不敢伐贊又云甘棠且思
之况其人乎謂之愛棠樹則可云懷與思不可也

尚書堯典帝曰疇咨若時登庸放齊曰胤子朱啟明帝曰疇咨

若予采驩兜曰共工方鳩僝功帝所謂若時若予采者其義

雖不甚明要之是兩事而本紀於後節但云堯又曰誰可者

漳南集卷九

一

潘鳳亭
孫克順

卻只是申前事也

舜典稱四罪而天下咸服言刑之當而已史記帝堯本紀云舜

言于帝請流共工于幽陵以變北狄放驩兜于崇山以變南

蠻遷三苗于三危以變西戎殛鯀于羽山以變東夷至舜紀

則引左傳所載渾沌窮奇檇杻饕餮之事云流凶族遷于四

裔以禦魍魎文雖差殊其為四罪一也一則曰變四夷一則

曰禦魍魎舜之意果安在哉蓋二者皆陋說不足取焉且此

事止當作舜紀而復見于堯止當從經而復取于傳紀之語

不亦冗而雜乎

夏本紀載皋陶之言曰兪受普施九德咸事俊乂在官百吏肅

謹母教邪淫奇謀非其人居其官是謂亂天事索隱曰此取

尚書臯陶謨爲文斷絕殊無次第卽班固所謂疎略抵牾者也嗚呼豈待此一節而已哉

殷本紀云湯還亳作湯誥維三月王自至于東郊告諸侯羣后毋不有功於民勤力乃事予乃大罰殛女毋予怨曰古禹臯陶久勞於外其有功乎民民乃有安東爲江北爲濟西爲河南爲淮四瀆已脩萬民乃有居后稷降播農殖百穀三公咸有功於民故后有立昔蚩尤與其大夫作亂百姓帝乃弗予有狀先王言不可不勉曰不道母之在國女毋我怨以合諸侯予謂此皆不成文理今湯誥之書具在曷嘗有此遷何所據而載之也

漳南集卷九

二

尚書湯誥篇末云咎單作明居而咸有一德乃伊摯復政將歸時所陳在太甲三篇之下次第明甚不可亂也史記乃謂咸有一德作于湯時而列之湯誥之後明居之前豈非誤歟殷本紀云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之桐宮三年悔過迎而授之政太甲脩德諸侯咸歸百姓以寧伊尹嘉之乃作太甲訓三篇褒太甲六三篇之書雖曰伊尹作然自始至終皆史氏所錄豈獨伊尹褒嘉而作乎

封禪書舉殷太戊時伊陟贊巫咸事云巫咸之興自此始按尚書咸又四篇不見其文莫曉何義孔氏但以巫咸爲臣姓名而遷遂以爲巫覡據周公作君奭言巫咸又王家伊尹伊陟臣扈甘盤等并列蓋一代之勳賢而謂巫覡之類可乎且其閒又有曰巫賢者正使爲巫覡亦是其名爲咸安得謂自此

而興乎素隱引楚辭爲證彼楚辭何足稽也列子言有神巫
字季咸自齊來能言人死生壽夭豈因而亂乎
書序云伊陟贊于巫咸作咸父四篇君爽云巫咸父王家夫贊
而作書者一時之事耳父王家者總言其功業也而殷本紀
云陟贊言于巫咸巫咸治王家有成作咸父何邪
盤庚篇云民咨胥怨言咨嗟而相怨也史記乃曰咨胥皆怨何
等語邪

盤庚三篇凡以告諭臣民之不欲遷者史記既略言其大旨矣
而復云帝小辛立殷復衰百姓思盤庚而作不已乖乎

殷本紀云武丁祭成湯明日有飛雉登鼎耳而啣武丁懼祖己
乃訓王曰云云武丁脩政行德天下咸驩殷道復興武丁崩

漳南集卷九

三

潘鳳亭
孫克順

祖庚立祖己嘉武丁之以祥雉爲德立其廟爲高宗遂作高
宗彤日及訓考之於書此篇卽祖己訓王之辭其曰高宗者
史氏追稱耳諸篇之體皆然而云武丁旣歿祖己嘉之而作
繆矣且立廟稱宗自國家之事豈獨出祖己之意哉

高宗之訓乃書篇名自當全著而但云及訓此復失之太簡矣
宋世家云微子度紂終不可諫欲死之及去未能自決乃問太
師少師曰云云太師若曰云云誠得治國國治身死不恨爲
死終不得治遂亾則微子旣已去矣而復記箕子之所以奴
比干之所以死而終之曰微子以爲父子有骨肉而臣主以
義屬父有過子三諫不聽則隨而號之人臣三諫不聽則可
以去矣於是太師少師乃勸微子去遂行何邪此殆似夢中

語也

殷紀云紂淫亂不止微子數諫不聽乃與太師少師謀遂去比干強諫紂剖比干觀其心箕子懼佯狂爲奴紂又囚之殷之太師少師乃持其祭樂器奔周接尙書微子篇所謂太師少師卽箕子比干也今乃言奔周與書所記異矣而周紀又云紂殺王子比干囚箕子太師疵少師強抱其樂器而奔周則遷所謂太師少師者其樂工邪若殷紀所稱亦止于樂工則微子何至與此輩謀決去就而此輩之奔亦何爲併持祭器乎至宋世家則曰武王克殷微子持其祭器造于軍門前後參差殆不可曉

齊世家云武王至盟津還師與太公此作泰誓魯世家云武王

淳南集卷九

四

伐紂至牧野周公佐武王作牧誓接尙書二篇皆王言也而一以爲與太公作一以爲周公佐之而作何所據耶且作泰誓何加一此字

金縢一書蓋周公嘗請代武王之死已乃納冊匱中而祕其事武王旣喪羣叔流言毀公公東征二年罪人斯得作鷓鴣之詩以遺成王而王未敢誚及因天變以啟金縢之書得公代武王之說於是悔過自新而迎公以還其文甚明史記魯世家旣載周公納冊金縢及羣叔流言周公東征之事至于封康叔營洛邑遷政成王則又云初成王少時病周公自揃其爪沈之于河以祝于神曰王少未有識奸神命者乃旦也亦藏其冊于府成王病有瘳及王用事人或譖公公奔楚成王

發府見公禱書乃泣反公公卒之後始有因天變破金滕事如書之所記戾于經矣然蒙恬對胡亥亦引周公揃爪及奔楚之事則戰國以來固已有此陋說而子長愛奇因以亂之耳抑不知所謂小子其迎者認爲何義也

周本紀云成王既遷殷遺民周公以王命告作多士無邈魯世家云周公恐成王有所淫逸乃作多士無邈自今考之多士爲殷民而作者也無邈爲成王而作者也在本紀則併無邈爲告殷民在世家則併多士爲戒成王混淆差互以至于此蓋不惟抵牾于經而自相矛盾亦甚矣至世家雜舉二篇之旨支離錯亂不成文理讀之可以發笑

衛世家舉酒誥之旨云誥以紂所以亾者以淫于酒酒之失婦

滹南集卷九

五

郭玉山
郭興雲

入是用故紂之亂自此始案酒誥之文曷嘗有用婦人語

燕世家云周公攝政當國踐祚召公疑之作君奭君奭不悅周公周公乃稱湯時有伊摯格于皇天云云夫既云召公疑之作君奭而又云君奭不悅周公公告之以尙書所載之語無乃重複乎且謂之君者猶爾汝也或但稱君或連其名皆周公面呼之辭而遂云君奭不悅周公可乎

周紀云成王既崩召畢二公以太子釗見于先王廟申告以文王武王之爲王業之不易務在節儉毋多欲以篤信臨之作顧命今其書但載成王末命使之率循大卜燹初天下以峇揚文武之訓而已曷嘗有二公申告之事哉

周紀云康王卽位徧告諸侯宣告以文武之業以申之作康誥

以書考之此篇乃康王之誥耳若康誥則成王所以命康叔者也其繆誤如此且本紀既先序周公作康誥酒誥等篇而於此復云書豈有兩康誥邪文子而將來事限云季康子問周紀云穆王閱文武之道缺乃命伯冏申誡太僕國之政作冏命復靈絕不成文理四百餘字家四與貧之章世不取其言淮夷徐戎反伯禽帥師伐之于胙誓曰云云作此胙誓何用四字其字不與平之

或謂太史公父皆不見先秦古書故其記二帝三王事多與尙書不同此愛之者曲爲之說也按武帝嘗詔孔安國作傳史記儒林傳亦具言孔氏有古文尙書而安國以今文讀之蓋尙書滋多於是則其書時已傳矣縱未列與學官子長豈得不見只是採摭不精耳彼其所取于他書者亦多抵牾而不合豈皆以不見之故邪

濔南集卷九

六

或問禘之說子曰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乎指其掌孔子自指其掌而言耳封禪書引之直云其於治天下也視其掌不已疎乎

孟武伯問子路仁乎子曰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不知其仁問冉求則曰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爲之宰也不知其仁論語所記云爾史記仲由傳云季康子問仲由仁乎孔子曰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不知其仁而冉求傳則云季康子問冉求仁乎孔子曰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治其賦仁則吾不知問子路孔子曰如求夫問者孟武伯而遷以爲季康子

孔子所荅非惟與論語不同而二傳亦自相乖戾荒疎甚矣
論語載孔子在陳之言云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
章不知所以裁之初不言其何爲而發也孟子亦載之曰盍
歸乎來吾黨之士狂簡進取不怠其初此正是一事但辭少
異耳史記世家乃兩存之而各著其言之之由吾意其妄爲
遷就也

論語閔子騫辭費宰之命曰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蓋
一時拒使者之言也史記子騫傳直云不仕大夫不食污君
之祿如有復我者必在汶上矣殆不成文理

論語云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司馬遷意其大久也遂加
學之二字夫經有疑義闕之可也以意增損可乎然史記如

滹南集卷九

七

傳勳華
許榮富

此者何可勝數

孔子荅陳司敗問昭公知禮司敗以孔子爲黨巫馬期特傳其
語而已旣非期之言行又非孔子之訓誨而專著此以爲期
傳甚無謂也

論語云子罕言利與命與仁而遷併與言爲與字豈傳寫之誤
歟

論語達巷黨人稱孔子博學無所成名彼但云人而史記以爲
童子何所據也

孔子世家云季康子問政曰舉直錯諸枉則枉者直司馬氏索
隱云哀公問何爲則民服子曰舉直錯枉則民服今以爲荅
康子蓋撮略論語而失事實按論語所謂舉直錯諸枉能使

枉者直乃荅樊遲問知之言耳然則遷之所引既誤而司馬氏辨之者亦非也

南容傳云容問羿稟禹稷事夫子不荅容出子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國有道不廢國無道免於刑戮三復白圭之玷以其兄之子妻之按論語此自三章不相附屬而遷合之爲一殆不可讀也

孔子嘗謂子貢曰子一以貫非多學而識者蓋泛以告之耳而史記以爲在陳蔡時因子貢作邑而云不知一貫之說何以寬子貢也子張問行孔子語之以忠信篤敬此亦平居之所講明而史記又謂因陳蔡之困而發何所據耶

孔子世家載楚狂接輿歌曰往者不可諫兮來者猶可追也加兩助字不唯非其本語抑亦亂其聲韻矣

澹南集卷九

八

傳勳華
許榮富

仲由傳云子路喜從游遇長沮桀溺荷蓀丈人彼亦偶從夫子耳便謂其喜從游何以知也且此事亦不必錄

孔子世家云西狩見麟曰吾道窮矣喟然嘆曰莫知我夫子貢曰何爲莫知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乎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行中清廢中權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病沒世而名不稱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見於後世哉乃因史記作春秋以論語考之已上三章皆泛稱子曰不記其在何時因何事也而遷著于此蓋亦妄意云爾其論夷惠之屬者尤無謂也

孔子世家總書行事有云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是日哭則不歌見齊衰瞽者雖童子必變三人行必得我師德之不脩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史氏之所記孔子之所自言豈可混而不別遷採經摭傳大抵皆踳駁而二帝三王紀齊魯燕晉宋衛孔子世家仲尼弟子傳尤不足觀也

孟子初見梁王王汎問利國之說孟子以仁義荅之他日又以挫衄于鄰國之故求所以洒其恥者孟子復勸之施仁政分明是兩節而魏世家云惠王曰寡人不佞兵三折於外太子虜上將死國以空虛以羞先君宗廟社稷寡人甚醜之叟不遠千里辱幸至弊邑之廷將何以利吾國孟軻曰君不可以

淮南集卷九

九

陳延生
常聚文

言利爲人君仁義而已何以利爲文辭雜亂矣

或疑孟子勸齊伐燕孟子辨之甚明而燕世家乃云孟軻謂宣王曰此文武之時不可失何從得邪此直以或疑而意之耳荊璞曰司馬遷不信真孟子而信假孟子誠中其病舜本紀云象以舜爲已死乃止舜宮居鼓其琴舜往見之象鄂不懌據孟子乃是象往入舜宮舜在牀琴也

左傳曰鄭武公夫人武姜生莊公及叔段莊公寤生驚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惡之而愛段杜注云寤寐而莊公已生故驚而惡之史記曰武姜生太子寤生之難夫人弗愛後生少子叔段段生易夫人愛之子謂如左氏之說莊公之生蓋易矣夫人特以惟異而惡之耳遷反謂之難而又謂段生易何邪

此雖無係于利害亦可以發一笑也

左傳記石碯之言云陳桓公方有寵于王劉子立謂陳侯尙存未當稱諡當矣如魯世家云公子揮欲爲隱公殺桓公隱公不從揮反譖隱公于桓公曰隱公欲遂立去子子其圖之請爲子殺隱公其病猶左氏也

春秋莊公七年夏四月辛卯夜中星隕如雨夫如雨云者直言其狀之多若雨故以爲異而記之後世史書五行志亦時有載此者左氏乃謂與雨偕而下杜預遂以如訓而蓋失之矣至史記宋世家則併舉之曰宋地實星如雨與雨偕下豈不愈繆哉

魯莊公七年四月辛卯夜中星隕如雨僖公十六年正月戊申

滹南集卷九

十

陳延生
常聚文

隕石于宋五是月六鵠退飛過宋都左氏云隕石于宋隕星也史記世家乃謂宋襄公七年宋地實星如雨與雨偕下六鵠退蜚按春秋星隕如雨初不指其在宋且莊公七年之四月與僖公十六年之正月相去亦遠矣安得併爲宋地同時之事乎蓋見左氏釋隕石爲隕星故誤誌焉而隕石之事反遺而不書荒疎甚矣

據左氏傳注魯僖公爲閔公庶兄故夏父弗忌曰新鬼大故鬼小而史記乃云潛公被弑季友自邾奉潛公弟申入立之是爲釐公釐公亦莊公少子未知孰是
左氏云季文子卒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無藏金玉無重器備君子是以知季文子之忠于公室也相三君矣而無私積

可不謂忠乎史記則云家無衣帛之妾廩無食粟之馬府無金玉以相三君於文爲悖

宗世家申盟土葬世家衛王

衛世家云蒯聵與渾良夫盟曰免子三死無所與按左氏但云三死無與無與卽免也今更加免子二字不亦贅乎哉

吳世家云季札自衛如晉將舍于宿聞鐘聲曰異哉吾聞之辨而不德必加于戮夫子獲罪于君以在此懼猶不足而又可以畔乎夫子之在此猶燕之巢于幕也君在殯而可以樂乎遂去之文子聞之終身不聽琴瑟衛世家云季子過宿孫文

子爲擊磬曰不樂音大悲使衛亂乃此矣一以爲鐘一以爲磬此未足深病然如前說則是文子自作樂而季子適聞之也如後說則是文子爲札而作也前說則罪其不自愧懼而

溇南集卷九

十一

陳延生
常聚文

妄于娛樂後說則以音聲之悲而知其爲亂之徵是何乖異而不同邪按前說本于左氏當以爲是後說正有他據亦相矛盾而不應取也且左氏但言又何樂而史記改之云可以畔乎其義亦乖蓋獲罪于君卽所謂畔也而何在于擊鐘邪司馬貞旣知其非矣而曰畔字當讀爲樂亦強爲之說也

史記稱宰予與田常爲亂夷其族前人辨之曰齊相闕止亦字子我故遷誤以爲然考之左氏先書闕止而後稱子我注言子我卽闕止也今齊世家亦然而田完世家乃云子我者闕止之宗人則其繆誤豈獨宰予之事哉

齊世家書子我爲闕止而田完世家作監止楚世家稱昭王名珍而伍員傳作軫衛世家稱莊公名蒯聵而仲由傳作蕢聵

衛世家云孟壓敵子路而仲由傳作壺廩是不當從一乎

淳南王先生文集卷之九

淳南集卷九

十二

陳廷生
常聚文



淳南王先生文集卷之九

衛世家云孟壓敵子路而仲由傳作壺廩是不當從一乎

溥南王先生文集卷之十

溥南王 若虛 從之

史記辨惑

採摭之誤辨下

左傳昭公二十年十月齊景公疥遂瘵期而不瘳梁丘據與裔
欵言於公曰吾事鬼神豐于先君有加矣今君疾病是祝史
之罪也盍誅祝史晏子不可曰民人苦病婦人皆詛祝有益
也詛亦有損雖其善祝豈能勝億兆人之詛十二月晏子侍
公于邁臺梁丘據馳而造焉飲酒樂公曰古而無死其樂若
何晏子曰古而無死則古之樂也君何得焉昔爽鳩氏始居
此地季荊因之有逢伯陵因之蒲姑氏因之而後太公因之

溥南集卷十

一

何友仁
孫克順

古若無死則爽鳩氏之樂非君所願也二十六年冬齊有彗
星齊侯使禳之晏子曰無益也祇取誣焉天道不誥不貳其
命若之何禳之齊侯與晏子坐于路寢公歎曰美哉室其誰
有此乎晏子曰敢問何謂也公曰吾以爲在德對曰如君之
言其陳氏乎列子曰景公游于牛山臨其國城而流涕曰美
哉國乎鬱鬱芊芊若何去此國而死乎使古無死者寡人將
去斯而何之史孔梁丘據從而泣子之獨笑何也對曰使賢者
今日之游悲孔與據皆從而泣子之獨笑何也對曰使賢者
而常守之則太公桓公常守之矣使有勇者而常守之則莊
公靈公常守之矣數君者常守之吾君方將被莎笠而立乎
畎畝之中惟事之恤何暇念死乎則吾君又安得此位而立

焉以其迭處之迭去之至于君也而獨爲之流涕是不仁也
見不仁之君見諂諛之臣臣所爲獨竊笑也史記齊世家雜
取二書之說云魯昭公三十二年慧星見景公坐柏寢歎曰
堂堂誰有此乎羣臣皆泣晏子笑公怒晏子曰臣笑羣臣諛
甚景公曰出東北當齊分野寡人以爲憂晏子曰君高臺深
池賦斂如弗得刑罰恐不勝芟星將出慧星何據乎公曰可
禳否晏子曰使神可呪而來亦可禳而去也百姓苦怨以萬
數而令一人禳之安能勝衆口乎嗚呼此一事也而差互不
同如是其餘繆妄可勝道哉

左傳介之推荅母之言曰身將隱焉用文之是求顯也史記重

下文之二字或言如此意乃足因疑左氏脫誤予謂不然古

滹南集卷十

二

何友仁
孫克順

人語簡有如此者禮記云晉獻公將殺世子申生公子重耳
謂之曰盍言子之志於公乎世子曰不可君安驪姬是我傷
公之心也孟子辨百里奚事曾不知以食牛干秦繆公之爲
汚也可謂智乎亦是類也且遷記漢文之語云吾獨不得廉
頗李牧爲吾將吾豈憂匈奴哉此復何異而獨疑推之言耶
雖然亦不可爲法也

周紀云晉文公召襄王襄王會之河陽踐土書諱曰天王狩于

河陽按左傳仲尼言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書曰狩今直云

書諱誰得而知也

左傳稱晉靈公欲攻趙盾其右提彌明死之又謂初盾田于首

山舍于醫桑見靈輒餓而食之後輒爲公介禦公徒而免胄

問其名居不告而亾夫言其職則明爲右而輒爲介言其所終則明死輒亾其爲二人明矣而史記云桑下餓人卽提彌明且又以爲宰夫何邪左氏之說未必皆可信然遷之所記實以是爲據焉則其舛誤不得不辨也

晉世家云趙盾嘗田首山食桑下餓人餓人舍其半曰官三年未知母之存否願遺母夫存否且不知顧安所遺乎左傳有今近焉三字於理乃通遷鹵莽而失之耳

晉趙盾弟穿弑君董狐書盾弑以示于朝盾不伏狐曰子爲正卿亾不出境反不討賊非子而誰仲尼稱狐爲良史左氏云爾晉世家旣從之矣而趙世家復云君子譏盾爲正卿亾不出境反不討賊故太史書之如此卻是先出于士論太史因之而書也文旣冗複而意又矛盾無乃不當乎

淳南集卷十

三

左氏記鉏麇事云盾盛服將朝坐而假寐麇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棄君之命不信觸槐而死公羊以爲見盾閨門無人且食魚餐嘉其易而儉故爾史記則云盾閨門開居處節麇曰殺忠臣棄君命罪一也乃死吾不知閨門開居處節何以爲忠也

卻克恥爲齊母所笑誓曰所不此報無能涉河左傳云爾齊世家曰不是報不復涉河意旣異矣至晉世家則又云不報齊者河伯視之記一事而差殊若是失之不精也

左氏曰卻克聘子齊旣登婦人笑于房卻克怒故有鼈之役杜注云跛而登階故笑之穀梁子曰季孫行父禿卻克眇衛孫

良夫跛曹公子手僕同時聘于齊公羊曰卻克臧孫許聘于齊或眇或跛而史記復云卻克僕魯使蹇衛使眇然則果誰可信乎三傳之不同各記所聞固無足怪史記因傳而出者也不從此則從彼乃又乖異如此何邪

左傳曰白公勝在吳子西召而用之後以救鄭之故欲殺子西子西聞之曰勝如卵余翼而長之此蓋恃其有恩也而史記云勝如卵耳何能爲也則是忽其脆弱而已不亦異乎

左氏曰吳王闔廬將伐齊越子率其衆以朝王及列士皆有餽賂吳人皆喜惟子胥懼曰是豢吳也史記改爲棄吳此何意邪

左氏曰吳王賜子胥死子胥將死曰樹吾墓檟檟可材也吳其亾乎此言時之不久耳史記則云樹吾墓上以梓令可以爲器吾不知何意也

滹南集卷十

吳世家云越王擊吳于檣李使死士挑戰三行造吳師呼自剄吳師觀之越因伐吳敗之越世家亦同賈逵曰死罪人也鄭衆曰欲以死報恩者其說皆不安接左氏云使死士再禽焉不動使罪人三行屬劔于頸而辭曰二君有治臣好旗鼓不敏於君之行前無所逃刑敢歸死遂自頸蓋死士者敢死勇士也與罪人之事自是兩節而遷混并之故義理不明而說者妄爲云云耳

左傳云勾踐與吳戰于檣李大敗吳師闔閭還卒于陘夫差使人立于庭苟出入必謂己曰夫差而忘越王之殺而父乎則

對曰唯不敢忘蓋闔閭旣歿夫差使人問己耳而史記曰闔閭將死立子夫差謂曰爾忘句踐殺爾父乎何其不同也

秦穆公伐鄭之役考之左傳其諫而止之哭而送其子者獨蹇

叔而已故晉原軫曰秦違蹇叔而以貪勤民穆公曰孤違蹇叔以辱二三子何嘗有百里奚預其閒哉而司馬遷記此以爲二老同辭不知其何據也左氏云公召孟明西乞術白乙丙使出師又云蹇叔之子與師蹇叔謂孟子曰孟子吾見師之出而不見其入也哭送其子曰吾收爾骨焉蓋孟明輩自爲將帥而蹇叔之子則士卒之屬也此亦不相干涉而遷以孟明爲百里奚子西乞白乙爲蹇叔子又何邪或曰孔疏引世族譜云或謂西乞術白乙丙爲蹇叔子安知子長別無所

漳南集卷十

五

據而必以左氏爲質乎曰此或有之然是役也主其謀者孟明也再敗不迫卒以得逞使果爲百里奚子何奚能苦諫其君而無一言以罪其子也以書觀之穆公自殺敗歸卽作秦誓以自悔而遷以爲取王官封殺尸之後不亦異乎又云君子聞之皆爲垂涕曰嗟乎秦穆公之與人周也按左氏云君子是以知秦穆之爲君也舉人之周也與人之周也至子孟明子桑皆有贊美之辭凡左氏所謂君子者蓋假之以爲褒貶之主而非指乎當時之士也安有所謂聞之垂涕者哉左氏華督遇孔父妻目逆而送之其言甚文史記乃云目而觀之不成語矣服虔曰目者極視睛不轉也殆是妄說

公羊傳宋南宮萬弒閔公大夫仇牧手劒叱之萬撥而殺之碎

其首齒著乎門闔注謂側手曰撥蓋擱碎其首故齒逆門闔耳而史記但云萬搏仇牧齒著門闔死恐先无意

楚莊王圍宋城中無食華元夜見子反而告其情子反勉之曰我軍亦有七日之糧盡此去將去而歸王聞而責子反子反曰宋猶有不欺之臣可以楚而無乎莊王不得已乃引師去此公羊之說也史記乃謂莊王喜華元之誠自發此言而罷兵豈別有所據邪

穀梁曰季孫行父禿晉卻克眇衛孫良夫跛曹公子手僕同時聘于齊齊使禿者御禿者眇者御眇者跛者御跛者僕者御僕者所以有鞏之戰公羊略同啖助以爲似街談巷議故削之劉知幾論省字法云當作各以其類者逆之此亦可矣

淳南集卷十

六

史記乃謂令人如之以導客則是僞效其狀而非眞疾也

呂氏春秋云管仲有疾桓公問之仲請遠易牙豎刁公子啟方公曰易牙烹其子以慊寡人尙可疑邪對曰人之情非不愛其子也其子之忍又將何有于君公曰豎刁自宮以近寡人尙可疑邪對曰人之情非不愛其身也其身之忍又將何有于君公又曰公子啟方事寡人十五年其父死而不敢歸哭尙可疑邪對曰人之情非不愛其父也其父之忍又將何有于君史記亦載之而但云殺子以適君非人情不可自宮以適君非人情難親倍親以適君非人情難近誰得而知其事

邪

淳南王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淳南王 若虛 從之

史記辨惑

取舍不當辨

遷史之例惟世家最無謂顏師古曰世家者子孫爲大官不絕也諸侯有國稱君降天子一等耳雖不可同乎帝紀亦豈可謂之世家且旣以諸侯爲世家則孔子陳涉將相宗室外戚等復何預也抑又有大不安者曰紀曰傳曰表書皆篇籍之目也世家特門地之稱猶疆族大姓云耳烏得與紀傳字爲類邪然古今未有知其非者亦可惟矣然則列國宜何稱曰國志國語之類何所不可在識者定之而已

淳南集卷十一

一

史記諸世家往往隨年附見他國大事至于列傳亦或有之徒亂其文無關義理夫左氏編年本紀諸國之事或先經以始事或後經以終義互相發明故可也如遷史者各有傳記足以自見何必爾邪近代蘇子容嘗自言其強記之法云吾每以一歲中大事爲目欲記當年事則不忘矣如某年改元其年有某事其年命相其年有某事則記事之一法也太史公書恐亦此意嗚呼史書法言也豈徒備強記而已哉蘇氏之說不足信魯世家有云往年冬晉殺其君厲公孔子世家云明歲子路死于衛子路傳有云是時子貢爲魯使于齊魏世家有云其後十四歲而孔子相魯夫當年事且不宜附而又及往年明歲同時十數年之後者何邪

禹之平水土箕子之作洪範史但言其事目足矣而全載二書甚無謂蓋聖經自傳不待表出徒增冗滯耳劉子玄唯知孟堅地理志全寫禹貢之非而不譏遷史之謬何邪

遷采摭異聞小說習陋傳疑無所不有許由之事既知其非矣而又惑于箕山之冢殆是胷中全無一物也

史記老子傳訓誨孔子如門弟子而孔子歎其猶龍者蓋出于莊周寓言是何足信而遂以爲實錄乎至于成王剪桐以封唐叔周公吐握以待士孔子不假蓋于子夏曾子以藜蒸而出妻皆委巷之談戰國諸子之所記非聖賢之事而一切信之子由爲古史遷之妄謬去之殆盡矣而猶有此等蓋可恨云

滄南集卷十一

二

伯夷傳云余悲伯夷之意睹軼詩可異焉傳曰云云傳曰二字吾所不曉索隱云謂呂氏春秋韓詩外傳也信如是說則遷所記古人事孰非摭諸前書者而此獨稱傳乎

新城三老董公遮說漢王以爲兵出無名故不成明其爲賊敵乃可服者此殊切于義理故孟堅全載其說而遷但云說以義帝死故太簡而不備矣且止于義帝死故則謂之告可也何必云說哉

呂后之名既列于本紀而其事蹟始末亦隨處具見而外戚世家又云呂娥姁爲高祖正后男爲太子及戚姬等事恐不須也若唐武氏事蹟猥多記中所不可悉故再入后妃傳其例

自別

呂后紀末云代王立爲天子二十三年崩諡爲孝文皇帝按此言代王爲天子但以終誅呂之事耳其崩與諡則本紀自具何必及之耶

呂后紀先云封呂嬃爲臨光侯不言嬃之爲誰而後乃云太后女弟呂嬃失其次矣豈前所稱者別爲一人耶

漢文諸詔班固皆書詔而遷稱上曰按其文意當以詔字爲是實嬰傳云景帝欲用嬰嬰固辭上曰天下方有急王孫寧可以讓邪王孫嬰之字也班氏著之傳首是矣今遷不著讀者何以知之始既不著則當云字謂耳然嬰貴戚大臣非他附見者亦不宜用此法也

滄南集卷十一

三

義縱傳云甯成家居上欲以爲郡守御史大夫弘曰臣居山東爲小吏時甯成爲濟南都尉其治如狼牧羊成不可使治民上乃拜爲關都尉歲餘關東吏隸郡國號曰寧見乳虎死值甯成之怒此正當入本傳而書于縱傳何邪雖下有破碎其家事亦不須也

張湯傳云趙禹爲人廉倨爲史以來舍無食客公卿相造請禹禹終不報謝務在絕知交賓客之請孤立行一意而已見文法輒取亦不覆案求官屬陰罪此段與湯事非必相須亦止當併于禹傳至廉頗趙奢張蒼周昌魏其武安等傳皆是類也

律書之首以爲律爲萬事根本而其於兵械尤重武王伐紂吹律聽聲推孟春以至於季冬殺氣相并而音尚宮同聲相從

乃物之自然此固可矣乃復備論帝王以來用兵之事而終于漢文厭兵百姓樂業幾七百言何關于律意哉斯實無謂之甚而邵氏極稱之以爲此其高古雄深非它人拘窘所能到者嗚呼文章必有規矩準繩雖六經不能廢顧乃以疎闊爲高深緜密爲拘窘何等謬論也又有謂此本兵書者若果兵書復安用許多律呂事大抵皆出于畏遷而不敢議其非故妄云云耳

史之立傳自忠義孝友循吏烈女儒學文苑與夫酷吏佞倖隱逸方術之類或以善惡示勸戒或以技能備見聞皆可也至于滑稽游俠刺客之屬旣已幾于無謂矣乃若貨殖之事特市井鄙人所爲是何足以污編錄而遷特記之乎班固徒譏遷之稱述崇勢利而羞賤貧然亦不知其傳之不必立也是故曩而存之范曄下皆無此目得其體矣

史記索隱謂司馬相如傳不宜在西南夷下大宛傳不宜在酷吏游俠之間此論固當然凡諸夷狄當以類相附則匈奴亦豈得在李廣衛青之間乎循吏儒林而下一節之人皆居列傳之末蓋得體矣及至刺客乃獨第之李斯之上循吏則第之汲鄭之上復何意哉

漳南王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漳南王 若虛 從之

史記辨惑

議論不當辨

史氏之評因人事之善惡而正其是非以示勸戒而裨教化故可貴也遷之贊田完徒謂易術幽明非通人達才莫能注意此固不必道者而又云田乞及常所以比犯二君專齊國之政非必事勢之漸然蓋若邴厥兆祥則亂臣賊子皆得以天命自解而無所懲矣豈史氏之所宜乎

孔子世家贊云余讀孔氏書想見其爲人夫聖人道德光被萬世雖鄙夫孺子皆知之矣而遷因讀書始想見其爲人之大

漳南集卷十二

王紹周
康建

槩非所宜言

仲尼弟子傳贊云學者多稱七十子之徒譽者或過其實毀者或損其真鈞之未覩厥容貌則論言弟子籍出孔氏古文近是余以弟子名姓文字悉取論語弟子問并次爲篇疑者闕焉予謂論人者亦據其行事而已豈必容貌之觀以貌取人孔子或失之而遷顧以爲準乎且遷所引雜說鄙事有不足信者矣又豈皆論語之所載也

魏世家贊云說者皆曰魏以不用信陵君故國削弱至于亾余以天方命秦平海內其業未成魏雖得阿衡之佐曷益乎此大謬之說也魏之亾旣迫于秦興而非人謀之所能救則秦之亾也亦迫于漢興而無可爲者矣而遷於本紀乃取賈生

之論以不任忠賢罪二世何哉夫無忌之徒固未足以益國
然遷之失言不得爲無罪也

循吏傳贊云孫叔敖出一言郢市復子產病死鄭民號哭公儀
子見好布而家婦逐石奢縱父而死楚昭名立李離過殺而
伏劍晉文以正國法無乃少評論總結之語乎

呂不韋贊曰孔子之所謂聞者其呂子乎按孔子所謂聞者似
達而非者也雖不取於君子然不韋亦不足當之也

項羽傳贊云吾聞之周生舜目蓋重瞳子又聞項羽亦重瞳子
羽豈其苗裔邪何興之暴也陋哉此論人之形貌容有偶相
同者羽出舜後千有餘年而獨以此事遂疑其爲苗裔亦不
迂乎商均舜之親子遺體在焉然不聞其亦重瞳也而千餘

滄南集卷十二

二

年之遺裔乃必重瞳邪周生何人所據何書而上知古帝王
之形貌正復有據亦非學者之所宜講也夫舜以立德升聞
四岳薦之帝堯試之上當天心下允衆望然後踐天子之位
其得之固有道矣豈專以異相之故而暴興者哉使舜果由
此而興則羽之成功亦應畧等奚其不旋踵而勦滅也遷資
輕信愛奇初不知道故其謬妄每如此後世狀人君之相者
類以舜瞳爲美談皆史遷之所啟而後梁朱友敬自恃重瞳
當爲天子因作亂而伏誅亦此說誤之也悲夫

司馬遷贊蕭何云與閔天散宜生爭烈贊韓信則云可以比周
召太公之徒贊周勃則云伊尹周公何以加夫史氏儼人必
于其倫不可不慎也以何信等輩而上方三代聖賢談何容

易哉至論張耳陳餘則又譏其異于太公季子遷之品藻陋矣

遷論壺遂云天子方倚以爲相會遂卒不然壺遂之內廉行脩斯鞠躬君子也夫鞠躬特折身耳而以爲君子之盛德何也且天子以輔相期之而充其所有纔止于是乎

李廣傳云其射見敵急度不中不發發卽應弦而倒用此其將兵數困辱其射虎亦多爲所傷此在陰里容或有之然亦失之億料非史氏所可必者也

汲鄭贊無他褒貶獨歎其有勢則賓客十倍無勢則否至并載翟公署門事此何足道而著之史評哉

滑稽傳首云孔子曰六藝於治一也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

滹南集卷十二

三

道事詩以道意易以神化春秋以道義太史公曰天道恢恢豈不大哉巧言微中亦可以解紛夫天道恢恢已不見發明滑稽之意而六藝之事又何所干涉也

貨殖傳云無帛處奇士之行而長貧賤好語仁義亦足羞也貧賤而羞固已甚謬而好語仁義者又可羞乎遷之罪不容誅矣

外戚世家序云夫婦之際人之大倫也禮之用唯婚姻爲兢兢夫樂調而四時和陰陽之變萬物之統也可不慎與人能弘道無如命何甚哉妃匹之愛父不能得之于子况卑下乎既驩合矣或不能成子姓能成子姓矣或不能要其終豈非命也哉孔子罕稱命蓋難言之也非通幽明之變惡能識乎性

命哉夫一婦人之遇否亦不足道矣且凡人事孰非命者而遷於此反覆致意何其費辭也人能弘道之語其意尤疎

滹南王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滹南集卷十二

四



滹南王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命哉夫一婦人之遇否亦不足道矣且凡人事孰非命者而遷於此反覆致意何其費辭也人能弘道之語其意尤疎

七十九

淳南王先生文集卷之十三

淳南王 若虛 從之

史記辨惑

文勢不相承接辨

呂不韋使華陽夫人姊說夫人曰以召事人者色衰而愛弛今夫人事太子甚愛而無子不以此時蚤自結子諸子中賢孝者舉以爲適而子之夫在則重尊夫百歲之後所子者爲王終不失勢此所謂一言而萬世之利也中間文勢蹉跌不相承接

范睢至秦秦王使舍食草具待命歲餘當是時昭王已立十六年歲餘下接不得當是時字樂毅使于燕昭王以爲亞卿久

淳南集卷十三

朱萬清
李凌閣

之當是時齊湣王彊陳平長可娶妻富人莫肯與貧者平亦恥之久之戶牖里富人有張負女孫五嫁而夫輒死平欲得之李廣嘗有罪當斬贖爲庶人頃之家居數歲皆同病也

范增勸項梁立楚後梁乃求楚懷王孫心民間爲人牧羊立以爲楚懷王文不相接不若云時懷王孫心民間爲人牧羊梁求得之爲順也

留侯世家末云子房始所見下邳圯上老父與太公書者後十二年從高祖過濟北果見穀城山下黃石取而葆祠之文勢不接不若云始下邳老父所言黃石後十三年從高祖過濟北果見于穀城山下

蕭相國世家客說相國曰君胡不多買田地賤賞貸以自污上

心乃安不相承接

韓信傳云其勢非置之死地使人人自爲戰今予之生地皆走
寧尙得而用之乎不相承甚矣

汲黯傳云匈奴昆邪王來降至京師賈人與市坐當死者五百
餘人黯曰夫匈奴攻當路塞絕和親中國興兵誅之死傷不
可勝計而費以巨萬百數臣愚以爲陛下得胡人皆以爲奴
婢以賜從軍死事者家所鹵獲因以予之以謝天下之苦寒
百姓之心今縱不能渾邪率百萬之衆來降虛府庫賞賜發
良民侍養譬若奉驕子愚民安知市買長安中物而文吏繩
以爲闕出財物于邊關乎陛下縱不能得匈奴之資以謝天
下又以微文殺無知者五百餘人是所謂庇其葉而傷其枝
者也剩今縱不能一句不唯語意重疊而其畛畦亦不通也

淳南集卷十三

二

淳南王先生文集卷之十三

可憫信而後以巨萬百數臣愚以爲陛下得胡人皆以爲奴
婢以賜從軍死事者家所鹵獲因以予之以謝天下之苦寒
百姓之心今縱不能渾邪率百萬之衆來降虛府庫賞賜發
良民侍養譬若奉驕子愚民安知市買長安中物而文吏繩
以爲闕出財物于邊關乎陛下縱不能得匈奴之資以謝天
下又以微文殺無知者五百餘人是所謂庇其葉而傷其枝
者也剩今縱不能一句不唯語意重疊而其畛畦亦不通也

淳南王先生文集卷之十四

淳南王 若虛 從之

史記辨惑

姓名冗複辨

夏本記云禹之父曰鯀鯀之父曰帝顓頊顓頊之父曰昌意昌意之父曰黃帝禹者黃帝之玄孫而顓頊之孫也禹之曾大父昌意及父鯀皆不得在帝位為人臣劉子玄史通點煩云顓頊紀中具言黃帝是顓頊祖矣此篇云禹是顓頊孫則其上不得更言黃帝之玄孫既云昌意及鯀不得在帝位則下文不當復云為人臣也遂除五十七字誠大中其病然遷書率皆此類可勝道哉今略舉之如此紀既明敘啟為禹之子

淳南集卷十四

一

陳延生 常聚文

矣及即位又曰帝啟禹之子衛世家既明敘蒯瞶為出公之父矣及蒯瞶立又曰是為莊公莊公者出公之父也晉世家既明敘公子重耳為獻公之子矣及重耳立又曰是為文公晉文公重耳晉獻公之子也其後又曰重耳即位為晉君是為文公晉厲公八年閏十二月欒書中行偃囚厲公迎公子周而立之是為悼公悼公元年正月書等弑厲公知瑩迎公子卒子成公黑肱立是為成公管蔡世家云武王同母兄弟十人長曰伯邑考次曰武王發次曰管叔鮮次曰周公旦次曰蔡叔度次曰曹叔振鐸次曰成叔武次曰霍叔處次曰康叔封次曰冉季載冉季載最少同母兄弟十人唯發旦賢左

右輔文王故文王舍伯邑考而以發爲太子是爲武王夫冉季載次第在末自可知其最少何必更言前已言同母兄弟十人亦何必重舉前旣稱武王發何必又云是爲武王武王賢而得立止宜入本紀耳康叔封冉季載旣見于此矣而衛世家復云康叔名封武王同母少弟其次尙有冉季載季載最少蔡平侯卒靈侯盤之孫東國攻平侯子而自立是爲悼侯悼侯父曰隱太子友者靈侯之太子平侯立而殺隱太子故平侯卒而隱太子之子東國攻平侯子四代立是爲悼侯田完世家云田乞卒子常代立是爲田成子及常卒又云常諡爲成子吳王濞傳旣云高帝兄劉仲之子也而又云劉仲子沛侯濞年二十有氣力義縱傳旣云縱有姊姁以醫幸王太后而又云拜義姁弟縱爲中郎若是之類皆當爲史通之所點也

潯南集卷十四

二

陳延生
常聚文

史記稱人姓名冗複爲甚最是不及諸史處殷紀云武丁以雉雉而懼祖己曰王勿憂先脩政事祖己乃訓王曰此止當云乃訓之越世家云句踐棲會稽欲殺妻子燔寶器觸戰以死大夫種止句踐曰止當云止之陳世家云孔寧儀行父請殺泄冶公弗禁遂殺泄冶止當云遂殺之吳世家云季札使于鄭見子產如舊交謂子產曰鄭之執政侈難將至矣止當云謂之趙世家云自叔帶以下五世而生趙夙趙夙晉獻之十六年代霍魏耿而趙夙爲將伐霍中閒多趙夙字又云趙盾卒子朔嗣趙朔景公之三年朔爲晉將下軍救鄭中閒多趙

朔字丁公爲項羽逐窘高祖彭城西短兵接高祖急顧丁公曰兩賢豈相厄哉於是丁公引兵而還漢王遂解去及項羽滅丁公謁見高祖高祖以丁公徇軍中曰丁公爲項王臣不忠使項王失天下者丁公也遂斬丁公曰使後世爲人臣者無効丁公安用許多丁公字邪蕭相國世家論云蕭相國何於秦時爲刀筆吏錄錄未有奇節及漢興依日月之末光何謹守管籥因民之疾奉法順流與之更始謹守管籥上多却周昌項止當云驕其項高后使使召周昌周昌至謁高后高后怒而罵周昌止當云旣至后怒而罵邳都爲中尉丞相條侯至貴倨也而都揖丞相止當云常揖之臨江王徵詣中尉

滹南集卷十四

三

何友仁孫克順

府對簿臨江王欲得刀筆爲書謝上而都禁吏不予魏其侯使人以閒子臨江王多兩臨江王字止當云欲得刀筆以閒予之竇太后中都漢法於是遂斬邳都止當云於是斬之主父偃傳云是時徐樂嚴安俱上書世務各一事徐樂曰云云嚴安上書曰云云重却上書字天子召見三人乃拜主父偃徐樂嚴安爲郎中止當云俱拜爲郎中偃以齊王自殺下吏上欲勿誅公孫弘曰主父偃本首惡陛下不誅主父偃無以謝天下乃遂族主父偃止當云不誅無以謝天下遂族之張湯傳云上疑湯有姦問湯湯不謝湯又佯驚多一湯字董仲舒傳云弟子以次相受業或莫見其面蓋三年董仲舒不窺於園何必更言姓名郭解得罪公孫弘議當大逆無道遂族

郭解翁伯翁伯解之字也傳首既著之此尤爲贅

劉子玄駁遷書曰宋世家初云襄公卽位而仍謂宋襄公吳世家云闔閭越世家云句踐皆於其號上加吳王越王字句踐未嘗捨之其論甚當然此乃遷全體之病也凡稱某王類加國號凡舉人名每連姓氏冗複蕪穢最是不滿人意處班范而下乃始淨盡焉

滹南王先生文集卷之十四

滹南集卷十四

四

何友仁
孫克順

淳南王先生文集卷之十五

史記辨惑

字語冗複辨

舜本紀云瞽叟更娶妻而生象象傲瞽叟愛後妻子常欲殺舜舜避逃及有小過則受罪順事父及後母與弟日以篤謹匪有懈後又云舜父瞽叟頑母嚚弟傲欲殺舜舜順適不失子道兄弟孝慈欲殺不可得即求常在側字語重復而兄弟孝慈一句亦不成義理

周本紀齊世家稱武王觀兵諸侯不期而會盟津者八百諸侯諸侯皆曰紂可伐矣無乃賸諸侯諸侯字乎

淳南集卷十五

一

傳勲華許樂富

衛世家云宣公以子伋為太子令右公子傅之右公子為太子取齊女未入室而宣公見所欲為太子婦者好悅而自取之何不但云宣公見其美而煩重如是乎又云齊女子朔讒惡太子伋宣公乃使伋于齊而令盜遮界上殺之與太子白旄而告界盜見持白旄者殺之何若但云使伋于齊與之白旄而令盜於界上視持旄者殺之乎又云朔之兄壽知朔之惡太子而君欲殺之也乃謂太子曰界盜見太子白旄即殺太子太子可毋行何若但云知之以告太子使毋行乎又云太子朔是為惠公左右公子不平朔之立也惠公四年左右公子怨惠公之讒殺前太子伋而代立乃作亂語意重複但存不平朔之立一句足矣又云翟殺懿公也衛人隣之思復立

宣公前死太子伋之後伋子又死而代伋死者子壽又無子
此但云思復立太子伋之後而伋子亦死壽又無子可也安
用許字邪

趙世家云趙朔友程嬰謂公孫杵臼朔之婦有遺腹若幸而男
吾奉之居無何而朔婦免身生男多朔婦免身字

子貢傳云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疆晉而霸越子貢一使使
勢相破十年之中五國各有變文意重複矣

趙世家云莊生謂陶朱公長男曰若自入室取金長男即自入
室取金但云男取之可也

曹沫爲魯將與齊戰三敗北魯莊公懼乃獻遂邑之地以和柯
之盟沫劫齊桓公乃許盡歸魯之侵地既而桓公欲倍其約

滹南集卷十五

二

管仲曰不可於是桓公乃遂割魯侵曹沫三戰所亾地盡以
予魯但云桓公乃從可矣何必重疊如此

孔子世家云其先宋人也孔防叔至叔梁紇禱于尼丘得孔子
生而首上圩頂故因名曰丘云字仲尼姓孔氏既曰孔防叔
又言孔子生何必更著姓氏乎

鄭世家云孔子嘗過鄭與子產如兄弟云及聞子產死孔子爲
泣曰古之遺愛也兄事子產予謂言孔子爲泣則聞字亦著
不得或只云及聞其死泣曰更爲簡省也夫既如兄弟而子
產年長則何必復言兄事哉兼已死之後及此其次第亦不
應爾

春申君獻所幸李園女弟于楚王楚王召入幸之遂生子男立

爲太子以李園女弟爲王后楚王貴李園園用事李園既入其女弟爲王后子爲太子恐春申語泄而益驕陰養死士欲殺春申君以滅口自園用事以下冗複重濁殆不可讀以精當律之當云園用事益驕恐春申君語泄陰養死士欲殺之以滅口

楚考烈王卒李園盡滅春申君之家而李園女弟初幸春申君有身而入之王所生子者遂立是爲楚幽王子謂遷先記李園女弟事既已詳悉備見則於此但云園女弟所生子立或直云太子立足矣何必費辭如是哉

趙簡子疾五日不知人既寤語大夫曰我之帝所有一熊欲來

援我帝命我射之中熊熊死又有一羆來我又射之中羆羆

漳南集卷十五

三

何友仁
李凌閣

死子謂中熊字不須要中羆事但云我又射殺之可也

趙襄子滅智伯豫讓曰智伯知我我必爲報讐而死以報智伯則吾魂魄不愧矣多以報智伯字

石奢爲楚相行縣道有殺人者追之乃其父也縱其父而還自繫焉但云縱之可也

趙奢傳云廉頗之免長平歸也失勢之時故客盡去免歸卽失勢時也何必再下此句

魯仲連傳云仲連游于趙趙成王時秦兵圍邯鄲魏安釐王使客將軍聞入邯鄲因平原君謂趙王曰趙誠發使尊秦王爲帝秦必喜罷兵去平原君猶豫未有所決時魯仲連適游趙會秦圍趙聞魏將欲合趙尊秦爲帝乃見平原君曰云云此

文理重複但云仲連聞之乃見平原君可也仲連謂新垣衍曰吾將使秦王烹醢梁王新垣衍曰噫嘻亦太甚矣先生之言也多先生言字必欲存之當在太甚字上

聶政欲爲嚴仲子刺韓相俠累仲子請益車騎壯士爲輔翼政言不可遂謝車騎人徒聶政乃辭獨行仗劍至韓多聶政乃辭四字又云刺殺俠累因自皮面決眼自屠出腸遂以死何必遂字又云韓取聶政屍暴于市購問莫知誰子於是韓購縣之有能言殺相俠累者子千金久之莫知也政姊榮聞人有刺殺韓相者賊不得國不知其姓名暴屍而縣之千金乃於邑曰云云但言政姊榮聞之於邑豈不簡快乎又曰市行者諸衆人皆曰此人暴虐吾相國多諸衆人字

滄南集卷十五

四

李斯出獄與其中子俱執顧謂其中子曰多下其中子三字張儀傳云趙襄令工人作爲金斗長其尾令可以擊人與代王飲陰告厨人曰卽酒酣樂進熱啜反斗以擊代王殺之但云厨人如其言擊殺之

范睢傳云須賈謂范睢曰非大車駟馬吾固不出范睢曰願爲君借大車駟馬于主人翁范睢歸取大車駟馬此當云願爲君借于主人翁卽歸取車馬

項羽紀諸侯無不人人惴恐無不人人字意重

項羽紀云漢王與韓信彭越期會擊楚軍至固陵而信越之兵不會張子房曰君王能自陳以東傳海盡與韓信睢陽以北至穀城以與彭越使各自爲戰則楚易敗也漢王乃發使者

告韓信彭越曰并力擊楚楚破自陳以東傳海與齊王睢陽以北至穀城與相國此當云發使者告之也

留侯世家云良與客狙擊秦皇帝秦皇帝大怒大索天下求賊甚急爲張良故不須言爲良意

韓信傳云漢王欲拜信爲大將諸將皆喜人人各自以爲得大將多各自字至拜大將乃韓信也一軍皆驚此但當云至拜一軍皆驚

曹參世家云卿大夫已下吏及賓客見參不事事來者皆欲有言至者參輒飲以醕酒來者至者重複又云相舍後園近吏舍吏舍曰飲歌呼從吏惡之無如之何乃請參游園中聞吏醉歌呼從吏幸相國召按之曷若但云乃請參游園中幸其聞而召按也

滹南集卷十五

五

叔孫通以惠帝作複道勸之立原廟上乃詔有司立之則立廟之由已自見矣而復云原廟起以複道故此句安用哉前漢削之當矣

陳丞相世家云始陳平曰我多陰謀是道家之所忌吾世旣廢亦已矣終不能復起以我多陰禍故也然其後曾孫陳掌以衛氏親貴戚願得續封陳氏然終不得多兩然字我多陰禍一句亦不須也

賈生傳云懷王墮馬而死無後賈生自傷爲傅無狀哭泣歲餘亦死賈生之死時年三十三矣不必再言賈生之死

爲唐言李牧之事云當是之時趙幾霸其後曾趙王遷立其母

倡也王遷立乃用郭開讒卒誅李牧再言王遷立何也

張釋之傳文帝問上林尉諸禽獸簿尉左右視盡不能對虎圈
豈夫從旁代尉對上所問禽獸簿甚悉若止云從旁代對甚
悉豈不善乎

張釋之傳人有盜高廟坐前玉器捕得文帝怒下廷尉廷尉治
釋之案律盜宗廟器者爲奏不須廷尉治三字又曰有如萬
分之一假令愚民盜長陵一坏土但云有如或云萬一或云
假令足矣煩重如此殆不可讀

申屠嘉傳云是時太中大夫鄧通方隆愛幸文帝常宴飲通家
其寵如是是時丞相入朝而通居上傍有意慢之禮而下是
時字不唯文勢重疊意亦不愜也其寵如是一句亦不必道

滹南集卷十五

六

嘉困辱道上使使者召通既至爲文帝泣多爲文帝字

鄧通傳云文帝崩景立劉子玄謂不必言帝崩固當矣然遷史
類此者甚多夫文景相繼猶或可也至賈生傳云孝文崩孝
武皇帝立既隔景帝而亦書之豈不愈無謂耶

袁盎稱文帝西嚮讓天子位者再南嚮讓天子位者三何必重
言天子位

太倉公傳云詔召問所爲治病死生驗者幾何人主名爲誰詔
問故太倉長臣意方伎所長及所能治病者有其書無有皆
安受學受學幾何歲嘗有驗何縣里人也何病醫藥已其病
之狀皆何如具悉以對文勢重疊如此是必前者遷所敘而
後乃當時詔語倉公引之耳不必併而爲一云詔召問曰意

對曰則簡而明矣

吳王濞傳云景帝與吳太子博爭道引博局提殺之吳王由此稍失藩臣之禮稱病不朝京師知其以子故稱病不朝但當云知其故也

甯成遷濟南都尉而郅都爲守如前數都尉皆步入府因吏謁守如縣令其畏郅都如此及成往直陵都出其上膾其畏郅都如此一句

王溫舒爲河內太守捕郡中豪猾郡中豪猾連坐千餘家不須再道郡中豪猾

司馬相如病甚天子曰可往從悉取其書使所忠往而相如已

死家無書問其妻對曰長卿固未嘗有書也時時著書人又

滹南集卷十五

七

朱荀清
李凌閣

取去卽空居長卿未死時爲一卷書曰有使者來求書奏之

無他書其遺札書言封禪事奏所忠奏其書天子異之其書

曰凡用十書字何其繁也若云相如已死其妻曰長卿固未

嘗有書時有所著人又取去且死獨遺一卷曰有使者來卽

奏之其書乃言封禪事也旣奏天子異焉其辭云云不亦可

乎

李廣見草中石以爲虎而射之中石沒鏃視之石也因復更射

終不能復入石矣几多三石字當云以爲虎而射之沒鏃旣

知其石因復更射終不能入或云嘗見草中有虎射之沒鏃

視之石也亦可又云其射見敵急非在數十步之內度不中

不發度不中三字重疊若存此句則上句却宜去也又言廣

自劉軍士大夫一軍皆哭但云一軍足矣或去此二字亦可
汲黯傳云東越相攻使黯往視之不至至吳而還多不至字

鄭當時傳云存諸故人請謝賓客夜以繼日至其明旦常恐不
徧賸至其明旦字

申公傳云天子問治亂之事申公時已八十餘老對曰云云伏
生傳云年九十餘老不能行老字贅矣

賈太后使轅固入園刺豕正中其心一刺豕應手而倒多一刺
豕字

張湯傳云湯嘗病天子至自視病當作視之或云臨視也又云
三長史皆害湯欲陷之據下文不須用此語觀者可見又云

或告湯姦事下減宣宣嘗與湯有隙及得此事窮竟其事當
濶南集卷十五

云窮竟之也

郭解傳既稱爲人短小精悍不飲酒而後又云爲人短小不飲

酒何邪雒陽人有相仇者解夜見仇家仇家曲聽解解夜去
不使人知曰且無庸待我待我去令雒陽豪居其間乃聽之

疑重用待我字

貨殖傳云魯人曹邴氏以鐵冶起富至巨萬鄒魯以其故去文
學而趨利者以曹邴氏也既言以其故則不必更云以曹邴

氏也

匈奴傳云單于頭曼欲廢太子冒頓作爲鳴鏑習勒其騎射令
曰鳴鏑所射而不悉射者斬之行獵禽獸有不射鳴鏑所射

者輒斬之前後凡用八鳴鏑字據文勢相蒙其餘可盡去也

晉張輔論遷固史云遷記二千年事而十五萬言固記二百年
乃八十萬言繁簡不同優劣可知此說大謬劉子玄旣辨其
大節矣抑予嘗考之遷記事疎略而賡語甚多固記事詳備
而刪削精當然則遷似簡而實繁固似繁而實簡也安得以
是爲優劣哉

淳南王先生文集卷之十五

淳南集卷十五

九

趙松廷

卷之十五

長

而

大

以

晉

史記辨惑

重疊載事辨

楚莊王圍鄭鄭伯迎降之辭既載于楚世家又載于鄭世家莊王縣陳申叔時爲牽牛踰田之喻既載于楚世家又載于陳世家莊王圍宋華元告以析骨食子之急既載于楚世家又載于宋世家陳恒殺闕止事既詳見于齊世家而又見于田完世家陳乞立陽生事亦然于路死難事既詳見于衛世家而又見于本傳陳厲公齊懿仲卜田完事止宜載于完世家而又全載于陳世家專諸刺吳王僚事止宜載于本傳而又

淳南集卷十六

一

趙松廷

載于吳世家楚平王執伍奢召二子事止宜詳見于子胥傳而又全見于楚世家子胥諫吳王之言吳王賜死之事子胥將死之語亦止宜見于子胥傳而楚越世家又皆載之闔廬將死屬太子報越事載于吳世家是矣而又見于子胥傳春秋書天王狩河陽事載于孔子世家足矣而又見于晉世家又見於周本紀項羽遷義帝事既載于羽本紀而又見于高帝紀陳平間楚君臣事既載于項羽紀而又見本傳張良難酈生事既載于高帝紀而又見于本傳酈生賁高祖倨見事止宜載于本傳而又見于帝紀緹縈上書救父事止宜載于孝文紀而又見于倉公傳近代孔毅夫雜說論晉史王隱諫祖約奕碁事兩傳俱出謂之繁文而嚴有翼著藝苑雌黃亦

據新唐重複事以爲病獨未見遷書之失耶

吳世家云季札聘于魯觀周樂其言云云使于齊說晏子曰子速納邑與政乃免于難齊國之政將有所歸未得所歸難未息也使于鄭見子產如舊交謂子產曰鄭之執政侈難將至矣政必及子子爲國慎以禮不然鄭國將敗適衛說遽瑗史狗史鰌公子荊公叔發公子朝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適晉說趙文子韓宣子魏獻子曰晉國其萃于三家乎將去謂叔向曰君偪而多良大夫皆富政將在三家吾子直必思自免于難凡此皆以見季子之明識著之可矣至魯世家景公二十九年云吳延陵季子使魯周樂盡知其意鄭世家簡公二十二年云吳使延陵季子于鄭見子產如舊交謂曰鄭之執政侈難將至政必及子子爲政必以禮不然鄭將敗衛世家獻公後三事云吳延陵季子使過衛見遽伯玉史鰌曰衛多君子其國無故晉世家平公十四年云吳延陵季子來使與趙文子韓宣子魏獻子語曰晉國之政卒歸于韓魏趙矣是何必哉

管蔡世家既備言武王崩成王少管蔡疑周公之爲不利故挾武庚作亂周公以王命誅之矣而衛世家又詳出之何若但云周公既誅管蔡乎

趙世家論云吾聞馮王孫曰趙王遷其母倡也嬖于悼襄王悼襄王廢適子嘉而立遷遷素無行信讒故誅其良將用郭開豈不謬哉至馮唐傳稱李牧之功曰是時趙幾霸後會趙王

遷立其母倡也用郭開讓而誅李牧子謂趙王遷所以奪適而立則由其母見廢之故若乃信讓而誅李牧母倡何與焉此句爲贅而班書亦存之過矣

寶嬰傳云梁孝王者孝景弟也其母竇太后愛之梁孝王朝因昆弟燕飲是時上未立太子從容言曰千秋之後傳梁王嬰引卮進諫按帝言傳位孝王事世家自具何不但輕道過

淳南王先生文集卷之十六

淳南集卷十六

三

傳曰或謂趙王言論於廷主權世來自具則不特道過
昆弟燕飲是時上未立太子從容言曰千秋之後傳梁王嬰
寶嬰傳云梁孝王者孝景弟也其母竇太后愛之梁孝王朝因
昆弟燕飲是時上未立太子從容言曰千秋之後傳梁王嬰
此句爲贅而班書亦存之過矣

淳南王先生文集卷之十七

淳南王 若虛 從之

史記辨惑

疑誤辨

酈生說高祖復立六國後張良發八難古今稱頌以爲美談竊嘗有所疑焉彼其言曰湯伐桀而封其後于祝者度能制桀之死命也今陛下能制項籍之死命乎武王代紂而封其後于宋者度能得紂頭也今陛下能得項籍之頭乎此論甚疎夫桀紂已滅然後湯武封其後而良云度能制桀死命得紂之頭豈封于滅之前耶且湯武所以封之者重絕人之世耳非以計其利害也柰何其以項籍之命爲此哉酈生所以說

淳南集卷十七

一
傳勳華
許榮富

帝者特欲係衆人之心庶幾叛楚而附漢耳非使封諸項氏也柰何其以湯武之事勢相較哉湯武雖殊時事理何異制死命與得其頭亦何以分而列爲兩節表商容之間釋箕子之拘封比干之墓此本三事而良并之者以其一體也至于倒置干戈歸馬放牛獨非一體乎而復析之爲三何哉班氏願見其非乃并湯武事爲一而但云度能制其死命豈以死命字不屬桀紂而屬其後歟然終與項籍事不類也旣以湯武爲一事故又分楚唯無強以下爲第八節蓋二書已自參差矣近世胡寅謂是時高祖未稱尊而子房呼陛下作史者之過也然則八難之目安知其無誤耶

漢書老父相呂后及二子皆貴及見高祖曰卿者夫人見子皆

以君如淳曰以或作似顏氏破其說當矣然史記正作似豈
誤歟

酈生旣自有傳而朱建傳後又敘生初見沛公及下陳留事大
同小異而辭頗浮誇此必褚先生輩附入之猶田仁之類也
漢文以公主嫁匈奴使宦者中行說傳之說不欲行漢強之曰
必我行也爲漢患者漢書但云必我而無行字此恐錯誤若
曰爲漢患者必我也或云必我行爲漢患者如此乃順

司馬相如傳贊云相如雖多虛辭濫說然其歸引之於節儉此
亦詩之諷諫何異揚雄以爲靡麗之賦勸百而諷一猶馳騁
鄭衛之聲曲終而奏雅不亦戲乎前漢書全引此語予嘗疑
之按遷傳雖不著其死之歲月然云遷旣死後其書稍出宣

淳南集卷十七

二

帝時遷外孫揚惲祖述其書遂宣布焉則其死不過在昭宣
之間耳而雄以成帝元延之初始自蜀游京師年七十一卒
于王莽天鳳五年逆而推之宣帝之二十年雄乃始生遷著
書時安得雄之言乎是必孟堅所續而後人誤附于史記耳
公孫弘主父偃贊云公孫弘行義雖脩然亦遇時漢興八十餘
年矣上方嚮文學招俊乂以廣儒墨弘爲舉首主父偃當路
諸公皆譽之及名敗身誅士爭言其惡悲夫舉首字下意似
不足豈有關文乎

淳南王先生文集卷之十八

淳南王 若虛 從之

史記辨惑

史記用而字多不安今略舉甚者

齊世家云卻克使于齊使夫人帷中而觀之晉世家云襄公之六年而趙襄卒景公時而趙盾卒平公十二年而趙武爲正卿荀卿傳云齊襄公時而荀卿最爲老師魯仲連傳云趙孝成王時而秦王使白起破長平之軍武子胥傳云吳國內空而公子光乃令專諸襲刺吳王僚又云吳與越平其後五年而吳王聞齊景公死而大臣爭寵新君弱多上一而字聶政傳云嚴仲子奉黃金百鎰前爲聶政母壽固進而聶政謝曰

淳南集卷十八

一 潘鳳亭 康建

云云又云夫賢者以感忿睚眦之意而親信窮僻之人而政安得嘿然而已乎多中間一而字呂不韋傳云不韋以五百金與子楚爲進用結賓客而復以五百金買奇物玩好而西游秦多上一而字趙堯問高帝曰陛下所爲不樂非爲趙王年少而戚夫人有隙邪陛下萬歲之後而趙王不能自全乎多下一而字邠字亦贖韓信傳云趙軍戰不勝欲還歸壁皆漢赤幟而大驚賈生傳生以爲漢興至孝文二十餘年天下和洽而固當改正朔易服色韓生傳云自是之後而燕趙間言詩者由韓生此等而字皆當去之直不疑爲郎同舍有告歸者誤持同舍郎金去金主意不疑不疑買金償而告歸者來而亾金者大慙多兩而字李廣與望氣王朔燕語曰自漢

擊匈奴而廣未嘗不在其中而諸部校尉以下才能不及中人然以擊胡軍功取侯者數十人而廣不爲後人然無尺寸之功以得封邑者何也三而字皆贖上一然字却作而字則漚當矣

司馬遷用於是乃遂等字冗而不當者十七八今略舉之

如殷武丁夢傳說事云於是乃使百工營求之野既有乃字何須更云於是鄭文公妾夢天與之蘭曰以是爲而子以告文公文公幸之而與之草蘭爲符遂生子名曰蘭遂字殊不安若云旣而生子遂名曰蘭則可晉世家云武王與叔虞母會時夢天謂己曰余命女生子名虞及生子有文在其手曰虞

淳南集卷十八

二

故遂因命之曰虞故遂因三字豈可連用鄭世家亦舉此事則云遂以命之何巧于彼而拙于此也曹沫劫齊桓公求所侵地許之旣而欲倍約管仲以爲不可於是乃遂割魯侵地其病猶晉世家言叔虞事也趙世家記程嬰杵臼事云乃二人謀取他人嬰兒負之乃字却當作於是或云二人乃謀則順矣范雎說秦王云臣聞善治國者乃內固其威而外重其權多却乃字蒙毅對胡亥云臣乃何言之敢諫何慮之敢謀乃字爲悖語意亦乖高帝斬白蛇有老嫗哭之人問何哭嫗曰云云人乃以嫗爲不誠欲笞之乃字當去田橫二客自劉高帝聞之乃大驚多却乃字叔孫通傳云上見留侯所招客入見云上乃遂無易太子志乃遂二字當去其一惠帝卽位

乃謂叔孫生曰云云惠帝出游離宮叔孫生勸上取櫻桃獻
宗廟上乃許之二乃字皆贅曹參謂惠帝云陛下自察聖武
孰與高帝上曰朕乃安敢望高帝其病如蒙被語袁盎謂絳
侯非社稷臣絳侯望盎盎遂不謝多却遂字霸陵尉呵止李
廣廣騎曰故李將軍尉云今將軍尚不得夜行何乃故也乃
字不安伏生傳孝文時欲求能治尚書者天下無有乃聞伏
生能治之石建爲郎中台事有可言屏人恣言極切至廷見
如不能言者是以上乃親尊禮之周仁傳云武帝立以爲先
帝臣重之仁乃病免三乃字皆不安

淳南集卷十八

三

郭玉山
康建

淳南王先生文集卷之十八

三

潯南王先生文集卷之十九

潯南王 若虛 從之

史記辨惑

雜辨

鄭莊公稱其母為姜氏陸生晁錯父呼子為公皆於義不安殆

已明子長之失未必當時本語也

楚世家云莊王圍鄭鄭伯降楚羣臣曰王勿許莊王曰其君能

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庸可絕乎遂許之乎此蓋本于左氏

也至鄭世家則云莊王曰所為伐伐不服也今已服尙何求

乎二者果孰是

楚世家云莊王圍宋宋華元出告子反曰城中析骨而炊易子

潯南集卷十九

一

陳延生
常聚文

而食莊王曰誠哉言宋世家亦載王語云君子哉二者果孰

是此類甚多不可殫紀也

史記載伍員父子語言本傳與世家參差不同或云此變文也

予謂不然言出于一人之口書出於一人之手而自變其文

又何以取信哉

晉世家云唐叔虞叔姓姬氏武王之子按周紀自有姓氏既云

武王之子何必更言姓也且魯衛管蔡等世家類皆不著而

此獨著何哉

晉世家云趙盾昆弟將軍趙穿灌夫傳云竇甫竇太后昆弟也

未曉昆弟之義

宋世家云襄公及楚人戰于泓公曰君子不困人于阨不鼓不

成列子魚曰如公言卽奴事之耳又何戰爲奴事字不似當時語蓋遷撰出者三傳初無此意也抑其句法亦自不順凡尊奉其人則有曰師事父事兄事者鄙賤其人則有曰奴使奴親奴畜者上一字屬乎彼而已今此奴字以意則屬乎我以句法則屬乎彼豈非思之不審歟

孫武傳云吳王闔廬問曰子之十三篇吾盡觀之矣可以小試勒兵乎對曰可闔廬曰可試以婦人乎曰可於是許之出宮中美人此王問武而非武所請也何用許之字

老父相高祖曰君相貴不可言高祖乃謝曰誠如父言不敢忘德此但其術可貴耳何德之有

漢封侯公爲平國君匿弗肯復見曰此天下辨士所居傾國故

淳南集卷十九

二

陳延生
常聚文

號爲平國君子謂匿弗肯復見字當在號爲平國君下

高祖紀云稱劉季者在當時人可也而遷亦數稱之不唯於文體爲非而臣子之道亦不當爾也漢書正之爲是

高祖紀云父老皆曰平生所聞劉季諸珍惟當貴珍字不安漢書改爲奇是矣

太公家令云高祖雖子人主也是時未有高祖號劉子立辨之誠中其病漢書改爲皇帝是矣

陳平傳云平從攻韓王信于代至平城爲匈奴所圍七日不得食高帝用平奇計使單于闕氏圍以得開而其計秘世莫得聞桓譚應劭意其以漢有美女動之世或喜其說然吾觀韓王信傳云上出白登匈奴騎圍之上乃使人厚遺闕氏闕氏

乃說冒頓曰今得漢地猶不能居且兩主不相厄居七日胡騎稍引去漢出圍入平城救兵亦到胡騎遂解去匈奴傳略同而又云冒頓與韓王信之將王黃趙利期而黃利兵不來疑其與漢有謀亦取閼氏之言乃解圍之一角信如此說則漢之所以動閼氏者止於重賂而胡騎之所以解去者又不專因閼氏之力也烏有所謂不傳之奇計哉其言反覆殆未足信

張敖傳云趙相貫高等欲殺高祖壁人柏人上過欲宿心動問縣名爲何曰柏人柏人者迫于人也不宿而去予謂迫人之意本出高祖非縣名本有此理又非史氏所當言則宜加上以二字漢書又去也字猶覺不圓

滹南集卷十九

三

郭玉山
郭典雲

荆燕世家云荆王劉賈諸劉者不知其何屬諸劉字絕下不得其曰燕王劉澤諸劉遠屬則是矣

梁孝王世家云孝文帝有四男長子曰太子是爲孝景帝次子武次子參次子勝夫上旣言男則子字皆贅太子非名則曰字亦不安法當云其長景帝也次曰某次曰某

淮南厲王長謀反召至長安丞相臣張蒼典客臣馮敬行御史大夫事宗正臣逸廷尉臣賀備盜賊中尉臣福昧死言云云制曰朕不忍致法于王其與列侯二千石議臣蒼臣敬臣逸臣福臣賀昧死言云云夫稱臣某等昧死言者當時所奏語史家輒爾書之無乃不可乎遷固每每如是而後世亦或襲之竊所未喻

田仁傳云武帝時拜爲司直數歲坐太子事時丞丞相自將兵
令司直田仁主閉守城門坐縱太子下吏誅死仁發兵長陵
令車千秋上變仁仁族死涇城始但言坐太子事而復言坐
縱太子誅死又言因千秋上變族死語意重疊昏晦甚矣遷
之敘事此類尤多

田敬仲世家云齊宣王好文學之士自如鄒衍淳于髡之徒皆
賜列第荀卿傳云自如孟子至于呼子世多有其書自如二
字連用不得十二諸侯表文用及如字尤不安也

儒林傳序云孟子荀卿之列咸遵夫子之業而潤色之列字不
安

子胥傳云公子光合專諸襲刺吳王僚如何下襲字田橫二客

瀟南集卷十九

四

自劉高帝聞之乃大驚以田橫之客皆賢吾聞其餘尙五百
人在海中使使召之至則聞田橫死亦皆自殺予謂聞之乃
大驚賸乃字吾聞其餘尙五百人賸吾字

呂后紀云呂后被還過軹道見物如蒼犬據高后掖呂后高后
似是兩人但云據其掖可矣丁公窘高祖彭城西沛公顧曰
兩賢豈相阨哉方言高祖遽曰沛公此亦同病也

留侯世家記圯上老父事云良因惟之詭曰諾劉貢父漢書刊
誤以爲惟字合在因上此固是矣然漢書之文本緣史記且
其下又有云良因異之者則非獨孟堅之誤也

張良贊曰余以爲其人計魁梧奇偉至見其圖狀貌乃如婦人
好女蓋孔子曰以貌取人失之子羽留侯亦云以爲字與計

字相室留侯亦云上當有余於二字

留侯世家云留侯性多病多病何關性事

韓信傳贊云假令韓信學道謙讓不伐已功不矜其能則庶幾

哉於漢家勳比周召太公之徒後世血食矣假令字下不得

哉字亦不便於文勢

呂后紀孝惠爲人仁弱高祖以爲不類我常欲廢太子立戚姬

子如意如意類我再言如意類我於文爲複且我字不順去

之可也

蕭何傳云益封何二千戶以帝嘗繇咸陽時何送我獨贏奉錢

二也我字悖

文帝聞馮唐言歎曰吾獨不得廉頗李牧時爲將時字甚悖

薄南集卷十九

五

陳延生
常聚文

伍被諫淮南王王於是氣怨結而不揚涕滿匡而橫流其詞不

典殆似古賦豈史氏實錄之體哉

衛綰傳云建元年中以景帝疾時諸官囚多坐不辜者而君不

任職免之君字悖

禮書首云太史公曰洋洋美德乎宰制萬物役使羣衆豈人力

也哉洋洋美德孰遽知其爲禮遷文無首尾每如此

律書贊太史公曰故璇璣玉衡以齊七政按故字自是因上接

下之辭首句如何便用得

石奮傳云子孫勝冠者在側雖燕居必冠申申如也僮僕訢訢

如也唯謹其執喪哀戚甚悼唯謹甚悼字俱不安

范睢傳云魏聞秦且東伐韓魏魏使須賈於秦多一魏字又云

穰侯爲秦將欲越韓魏而伐齊欲以廣其陶封多一欲字

藺相如請王齋五日乃上壁秦王度之終不可彊奪遂許齋五

日多却之字

留侯世家云劉敬說高帝曰都關中多却曰字左右大臣多勸

上都雒陽雒陽東有成臯西有殽黽却少一曰字

袁盎贊曰時以變易及吳楚一說說雖行哉然復不遂上三句

語意不接亦不成語

韓信傳云此所謂驅市人而戰之之字不安

趙堯薦周昌曰其人有堅忍質直何用有字

燕太子請荆軻曰日已盡矣荆卿豈有意哉范雎傳云須賈問

范雎曰今吾事之去留在張君孺子豈有容習于相君者哉

淳南集卷十九

六

陳延生常聚文

婁敬說高帝曰陛下都雒陽豈欲與周室比隆哉哉字皆不

安作乎可也

范蠡傳載楚王之言曰寡人雖不德耳柰何以朱公之子故而

施惠乎耳字不安去之可也

荆軻傳云軻雖游于酒人乎乎字尤乖

灌夫傳云諸公莫弗稱之莫弗字不成語

楚昭王病甚讓其弟公子間爲王五讓乃後許乃後不成語

趙世家云智伯與趙韓魏共分其范中行故地多其字

田完世家云田乞事齊景公爲大夫其收賦稅於民以小斗受

之其粟子民以大斗多粟字

循吏傳序云網漏於吞舟之魚多却於字

項籍見始皇曰彼可取而代也梁掩其口曰毋妄言族矣其語不圓

趙禹傳云今上時禹以刀筆吏積勞稍遷爲御史時字不安

申屠嘉傳云高帝時大臣又皆多死皆多二字不可連用嘉對

文帝責鄧通上曰君勿言吾私之罷朝坐府中嘉爲檄召鄧

通此語法不順若言府檄召也

聶政曰嚴仲子奉百金爲親壽我雖不受然是者徒深知政也

然是字不成語

屈原傳秦昭王欲與懷王會懷王稚子勸王行奈何絕秦歡少

曰字

荆軻傳田光謂燕太子曰太子聞光盛壯之時不知臣精已已

溥南集卷十九

八

矣雖然臣不足以圖國事所善荆知可使也雖然字悖

王溫舒傳爲廣平都尉擇郡中豪敢以爲爪牙督盜賊以其故

齊趙之郊盜賊不敢近廣平多其字

史記太史公自序云民皆本多巧奸軌弄法善人不能化唯一

切嚴削爲能齊之作酷吏傳夫事人君能說主耳目利主顏

色而獲親近非獨色愛能亦各有所長作佞倖傳夫酷吏佞

倖類皆小人史之立傳大抵著其罪惡以爲世戒而遷獨有

取于此等然則是非之謬豈特游俠貨殖之論哉

自序云嘉尙父之謀作齊世家嘉曰金騰作魯世家其序燕云

嘉甘棠之詩其序衛云嘉彼康誥序宋則云嘉微子問太師

序晉則云嘉文公錫圭此類甚多夫史書實錄也事所當

記善惡必存豈因嘉一事而後作乎大抵諸序傳皆不足觀
刪之可也

呂氏大事記云太史公於夏紀則稱孔子正夏時於殷紀則稱
孔子善殷輅聖人損益四代之大意不可謂不略窺之矣予
謂遷特因孔子之言而猥引之耳既非已見又不能別有發
明而呂氏遽以爲知損益之意何遽過舉之甚也

大事記史記文帝紀多載詔書至景帝紀則皆不載蓋以爲不
足載也其旨微矣予謂史書實錄也詔誥一時之大事縱使
帝之所行不能副其言豈容悉沒之乎此自遷之私憤而呂
氏深取之遂以判班馬之才識予未敢知也

班固譏遷論游俠述貨殖之非世稱其當而秦少游辨之以爲

淳南集卷十九

九

遷被腐刑家貧不能自贖而交游莫救故發憤而云此誠得
其本意然信史將爲法于萬世非一己之書也豈所以發其
私憤者哉

淳南王先生文集卷之十九

漳南王 若虛 從之

王諸史辨惑

五帝之名史記以黃帝爲首書序以少昊爲首其說不同要之少昊黃帝之子顓頊黃帝之孫帝嚳黃帝之曾孫而堯帝嚳之子也初皆傳之子孫至于堯舜其子不肖不足以付太器乃始有禪讓之事斯蓋不得已之變而或者遂云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何其妄也

皇降而帝帝降而王名號之異耳堯舜揖讓湯武征誅世變之殊耳若夫其道則未嘗不一而商鞅說秦孝公乃謂初以帝道再以王道魏徵亦云行帝道而帝行王道而王鄭厚又云王道備而帝德消皆淺陋之見也

漳南集卷二十

潘鳳年
陳德順

父死子繼天理人情之常也自天子至庶人自皇至霸自古至今未有能易者其或及于旁支付諸他姓則必其勢所當然而出于不得已可謂之變而不可以爲常也而漢人之說曰殷道親親立弟周道尊尊立子殷道質質者法天親其所親故立弟周道文文者法地敬其本始故立長子周道太子死立適孫殷道太子死立其弟此何所稽也天下無二道聖人無兩心故曰前聖後聖其揆一也典章制度時或損益不同至于名教人倫豈容殊致尊親之道孰可偏廢而云殷獨親親周獨尊尊非謬妄乎蓋秦漢以來言三代者每每如此以殷紀觀之誠多立弟然在當時必有其故而初非湯之定法

也若其果主于親親則一于立弟矣何復待太子死而後及
邪抑嘗考之河亶甲崩子祖乙立祖乙崩子祖辛立小乙崩
子武丁立武丁崩子祖庚立此皆再世立子者也庚丁崩子
武乙立武乙崩子太丁立太丁崩子帝乙立帝乙崩子辛立
此則四世立子者也其開沃甲崩則立其兄祖辛之子祖丁
祖丁崩則立其弟沃甲之子南庚此則廢適而立姪者也安
在其太子死而專立弟邪紀又云自中丁以來廢適而更立
諸弟子弟子可乎柱代立比九世爾謂後更專蓋立不以正
宜其故爭奪之端是何足以貽久遠而謂成湯之法固如是
乎嗚呼世之學者自非詩書易春秋語孟之正經一切異說
不近于人情者雖託以聖賢皆當慎取不可輕信也

漳南集卷二十

二 潘鳳亭 郭瑞興

左氏文章所謂毫髮無遺恨者惟參舉人名字頗爲不愜如邨
之戰既稱士會復曰隨武子又曰隨季又曰士季既稱卻克
復曰駒伯又曰卻獻子初稱荀林父而後稱桓子初稱先穀
而後稱彘子大率皆然不可殫舉一段之文而錯雜如是向
無注釋讀者孰知其爲一人邪雖無害其美要之不潔而近
伐磬溪黃徹極稱其變態可法且以諸史列傳首尾一律爲
不足取殆難與論眞是也

劉子玄曰韓王本名信都而遷固輒去都字用使稱其名姓全
與淮陰不別按韓王韓國之後其姓爲姬襲封于韓而非姓
也又加王字有何不別然遷于絳侯傳固作淮陰等贊亦稱
兩韓信而高祖紀八年又云上擊韓信餘寇于東垣何邪

遷固記事互有得失如史記孝文紀云高祖中子也高祖十一年春已破陳豨軍定代地立爲代王都中都太后薄氏子漢書云高祖中子也母曰薄姬高祖十一年誅陳豨定代地立子恒爲代王固之序薄氏文順于遷矣而加子恒二字復爲贅也

班固漢書刪潤遷史往往勝之然亦有反不及者如史記高祖聞田橫死曰嗟乎有以也夫起自布衣兄弟三人更王豈非賢乎哉漢書但云嗟乎有以起布衣其語太簡讀之殆不可曉也

漢文帝以公主嫁匈奴使宦者中行說傳之說不欲行漢強使之說曰必我行也爲漢患者史記如此而漢書但云必我而無行字此恐錯誤若曰爲漢患者必我也或云必我行為漢患矣如此乃順

史記文帝紀云張武受賂金錢事覺上發御府金錢賜之以媿其心彼受金錢而復以金錢賜之可以爲媿漢書但云更加賞賜則泛而不明矣

史記司馬相如傳云天子曰可往從悉取其書使所忠往而相如死班固加若後之矣四字此句爲贅且若字意乖不若不加之愈也

高祖謂沛父兄曰其以沛爲朕湯沐邑注引風俗通義曰沛人語初發聲皆言其其者楚言也高祖始登帝位教令言其後以爲常耳予謂不然戒辭用其字自是本法古文如是者何

可勝舉而云楚語獨爾不亦妄乎

袁盎論社稷臣云主在與在王亾與亾言以身徇主與之同存亾耳如淳曰人主在時與共治在時之事不以主亾而不行其政令何其曲邪

史記匈奴傳贊曰世俗之言匈奴者患其微一時權而務調納其說以便偏指不參彼已將率席中國廣大氣奮人主因以決策是以建功不深注以彼已將率爲句既不成文而理又不順其釋彼已引詩彼已之子殊爲牽強吾友崔伯善云當以不參彼已爲句而將率字屬下文其說良是

漢書韓彭等傳贊云唯吳芮之起不失正道故能傳號五世以

無嗣絕慶流支庶有以矣夫著於甲令而稱忠也未句不相

滹南集卷二十

四

陳延生
常聚文

承

前漢車千秋本姓田氏以其爲丞相時詔許乘車入宮因號車丞相此一時所稱非久遠轉而爲姓又非上之所賜也班固作傳止當著其本姓而遂從車字何邪

黃霸雖以治郡稱然旣嘗爲相自當附之韋賢匡衡等傳而班史列于循吏非也

班固論江充王莽事皆以爲有天時而非人力夫人固不勝于天矣然班氏身爲史官以衰貶勸懲爲務則亦不當立此論也

後漢郭太字林宗范曄作傳以父諱止稱林宗亦可矣而中間復數稱太左慈字元放旣稱其名而又兩稱爲放不亦雜乎

老蘇評范曄之失謂不當槩董宣于酷吏槩鄭衆呂強于宦者槩蔡珍于列女其論董宣蔡珍是矣若鄭衆呂強雖有可嘉豈可去宦者之目乎

漢書高祖紀云老父相高祖曰向者夫人嬰兒皆以君以或作似顏氏以爲非當矣然史記正作似字豈其誤邪

史記高祖縱觀秦皇帝喟然太息曰大丈夫當如此漢書作太息此只是太字蓋古人所通用而師古云言其歎息之大過矣

高祖繇咸陽縱觀秦皇帝張騫傳云大角觝出奇戲諸怪物多聚觀者顏注皆音工喚反至相如封禪書云天下之壯觀則讀如字大似顛倒也

淳南集卷二十

五

陳延生
常聚文

高祖縱觀秦皇帝師古曰縱放也天子出行放人令觀予謂此於文勢爲悖恐只是恣觀之耳裴矩傳煬帝時諸蕃胡入貢令武威張掖士女盛飾縱觀縱字當准此例

高祖紀曰如意幾代太子者數焉丙吉傳曰皇孫病幾不全者數焉元后贊曰呂霍上官幾危國者數矣凡此等數字蓋言數次耳史記稱汲黯多病上常賜吉者數如淳曰數者非一也餘皆准此當讀如字而顏氏訓頰並音所角反狄山曰兵凶器未易數動宣帝曰太守吏民之本數變易則下不安黃霸曰數易長吏人因緣爲姦此等正當訓頰而反讀如字恐未當也

南越尉佗謂陸賈曰使我居中國何遽不若漢何遽猶言豈便

也與越大夫種言何遽不爲福同意而注云有何迫促而不
如漢張敞誅絮舜時冬月未盡數日敞使人語之曰冬月已
盡延命乎此言雖春近而不得免耳而注云汝不欲望延命
乎霍光傳任宣謂霍禹曰百官以下但事馮子都王子方等
視丞相亾如也亾如者如無耳猶茂如之類而注云無所象
似是皆何理邪

齊王肥與諸侯書言呂后比殺三趙王文帝紀言閒者數歲比
不登梁孝王傳云十四年入朝十七年十八年比年入朝何
武傳云孝成孝哀比世嗣公孫賀傳云丞相李蔡等三人比
坐事死膠西王端傳云端數犯法天子弗忍誅有司比再請
削其國夫比者連併之義耳而顏注皆訓類似是而實差殊

淳南集卷二十

六

陳延生
常聚文

讀者試細味之

文帝問馮唐曰父老何自爲郎家安在師古曰言年已老何乃
自爲郎也崔浩以爲自何爲郎非也予謂漢之郎選其塗非
一有以父兄任子弟爲郎者如張安世袁盎是也有以富貴
爲郎者漢儀注謂貲五百萬得爲常侍郎如張釋之司馬相
如是也有以獻策上書爲郎者婁敬主父偃是也有以孝著
爲郎者唐是也而衛綰又以戲車爲郎以是觀之浩說爲勝
而顏氏遽斷其非其自信亦大篤矣

申屠嘉劾奏鄧通戲殿上無禮文帝曰君勿言吾私之私只是
愛幸之意猶所謂弄臣者耳而師古以爲欲私教戒恐非也
不然一私字詎能兼教戒之義邪

賈誼言秦俗之弊云其慈子嗜利去禽獸亾幾以文勢觀之慈子當是錯誤顏氏強爲解釋恐非也

田蚡以肺附爲相師古舊說云如肝肺之相附著也一云肺研木札喻其輕薄附著大材也餘肺附字皆然其義迂曲不足信按此語皆本于史記今史記諸本並作腑字蓋言其親密如肺腑猶股肱心膂之類耳不知孟堅如何轉而爲附或者古字通用而史記索隱反音腑爲附謬矣

汲黯拜淮陽太守謝曰臣常有狗馬之心今病力不能任郡事師古以病力爲句曰力謂甚也訓力爲甚未知何據予初謂此字當屬下句及讀史記則云黯常有狗馬病而通鑑但云有病乃知力字屬下無疑蓋孟堅誤析其辭故受師古之妄而新唐喬琳傳云從幸梁州辭病力蕭俛授少師辭疾力不拜此又因顏注而失也

溥南集卷二十

七

陳延生
常聚文

溥南王先生文集卷之二十

淳南王 若虛 從之

諸史辨惑

趙禹傳云公卿相造請禹終不行報謝務在絕知友賓客之請
孤立行一意而已此當以不行報謝爲句而師古以報謝屬
下文子固疑之及讀三劉漢書旣已刊正矣

霍禹怨宣帝曰大將軍墳墓未乾盡外我家反任許史令人不
省死師古以爲不省有過非也正謂不曉其故猶俚語云沒
理會殺耳

元后傳王莽使安陽侯舜求璽于太后怒罵責之舜仰謂曰臣
等已無可言者師古曰言不可諫止此說非也其意蓋云不
足道而已

淳南集卷二十一

郭玉山

漢書載揚雄解謝其末云司馬長卿竊訾于卓氏東方朔割名
子細君顏注謂割損其名而訾字不解及見華嶠論所引乃
作竊貲割炙當以此爲正也

外戚傳云景帝召程姬姬有所避不願進而飾侍者唐兒使夜
進師古以所避爲月事子謂所避事不止一端安知必以此
乎蓋自不須注也

史記平準書云京師之錢累巨萬韋昭云巨萬今萬萬也范蠡
傳徐廣注亦同漢書食貨志言累百巨萬師古注云數百萬
萬也梁孝王金錢且百巨萬師古云巨萬百萬也有百萬者
言凡百也汲黯傳云中國誅匈奴費以巨萬百數師古云卽

數百巨萬也此不唯與韋徐不同而其自爲說亦復參差相戾何邪

稱衡謂苟或可借面弔喪注引典畧以爲但有貌耳夫弔喪主哀安用貌爲意者以其嚴令而多威容故也

晉書稱苻朗至晉謝安設宴請之朝士盈坐並杌褥壺席朗無事欲誇之唾則令小兒跪而張口旣唾而舍出頃復如之坐客以爲不及之遠朗不道如此非人所爲見者皆當切齒而謂朝士歎羨以爲不及甚哉史氏之妄且陋也

晉史慕容德時妖賊王始稱帝號其父爲太上皇兄爲征東將軍弟爲征西將軍臨刑或問其父及兄弟所在答曰太上皇蒙塵于外征東征西亂兵所害惟朕一身獨無聊賴其妻怒

滹南集卷二十一

二

曰正坐此口以至于此奈何復爾始曰皇后自古豈有不破之家不亾之國邪行刑者以刀環築之仰視曰崩卽崩矣終不改帝號此事當時必有之然臨刑之語不應一一如是殆滑稽談諧者所飾耳通鑑差略之爲是

梁武誅齊之諸王鄱陽王寶寅奔魏數寇梁復讐後以謀亂見誅而蕭子顯齊書乃云中興二年以謀叛與寶攸等同死其誤甚矣

北史梁鄱陽王寶寅終于魏南北史一書也旣立寶寅于魏朝矣而南史中又略書其事恐止當併于北史又南史作寅而北史作寅二字義殊亦宜從一

後漢陳容謂袁紹曰寧與臧洪同日死不與將軍同日生此指

當時一日耳而魏書載莊帝之語曰寧與高貴鄉公同日死不與長道鄉公同日生北史亦然此似不可豈秉筆者潤色之過歟通鑑刪之云寧爲高貴鄉公死不爲長道鄉公生是矣

彭樂高齊之名將且有大功北史通鑑皆載之而李百藥正史乃不爲立傳何邪

北史楊愔傳常山長廣二王謀廢濟南王愔及朱可渾天和宋欽道皆被拳杖毆擊頭面血流各十餘人持之太皇太后問楊郎何在賀拔仁曰一目已出太皇太后愴然曰楊郎何所能留便不好耶及愔誅太皇太后臨喪以御金爲之一眼親內之曰以表我意蓋補其所損目也李百藥齊書但云已出而無一目字豈其脫誤歟

滂南集卷二十一

三

傅勳華許榮富

隋史高熲平陳晉王廣欲納張麗華熲曰武王滅殷戮妲己今平陳國不宜取麗華遂斬之王甚不悅通鑑所載其語尤詳而陳書南史乃謂晉王命斬之此必當時秉筆者曲飾主闕而姚思廉李延壽猥承其誤耳跡煬帝所爲當以隋史爲正舊唐徐有功傳實孝謹妻麗氏爲奴誣告當斬有功明其無罪得減死今上踐祚孝謹子希城請以身之官爵讓有功子倫以報舊恩按此乃明皇時事言今上者蓋唐臣實錄之辭劉昫偶忘改定耳

舊唐王求禮旣載于列傳而忠義傳又載之雖繁簡不同要之不當重立求禮剛直敢言固有可嘉而遂槩之忠義亦非其

例也

舊唐員半千傳云其先本劉氏十世祖凝之事宋奔元魏以忠烈自比伍員因改姓員按左傳釋文員本作云而半千姓乃讀如運何耶

元魯山于薦于歌學者往往不解其義予憶昔嘗一見而今亦忘之矣史臣記此自當畧著其辭者而唐書通鑑皆不及之殆爲闕典也

韓退之驅鱷魚文苦非佳作史臣但書其事目足矣而全錄其辭亦何必也

史傳人有改名者旣以今名冠之則亦當全稱今名而未改之前卻稱舊名如唐李忠臣成汭之類亦非也

淳南集卷二十一

四

五代史梁紀曰太祖神武元聖孝皇帝姓朱氏宋州碭山午溝里人也其父曰誠生三子曰全昱存温云云中和四年九月爲檢校司徒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沛郡侯光啟二年進爵王十二月徙封吳興郡王秦宗權稱帝遣其將秦賢等攻汴王顧兵少不敢出云云開平元年夏四月甲子皇帝卽位他紀皆放此徐無黨注云始自稱名旣而稱爵旣而稱帝漸也爵至王而後稱著其逼者予謂帝王本紀旣追書尊號以冠其首則一篇皆尊號爲主初書其名曰諱某自後凡見其名雖未卽位例皆稱帝或稱上此古今不易之體而歐公乃以新意變之旣稱其父曰某而復云生子曰某始而稱名次而稱爵至卽位乃書皇帝卽位而稱帝此則賓主不分體統不

一不足爲法也或曰遷固作高祖紀皆先稱沛公漢王然則亦非邪曰庸得爲是乎蓋劉子玄史通已嘗辨之矣

或問第五倫有私乎對曰昔人有與吾千里馬者吾雖不受每三公有所選舉心不能忘而亦終不用也吾兄子嘗病一夜十往退而安寢吾子有疾雖不肯視而通夕不眠若是者豈可謂無私乎世皆以爲美談而通鑑獨載遺馬事此旣一時之語當俱錄之

溫公自節通鑑以爲更加精擇創其繁蕪斯固可矣然亦時有太過處如漢書郭宗林傳云茅容耕于野與等輩避雨樹下衆皆夷踞相對容獨危坐愈恭林宗見而奇之遂與共言因請寓宿旦日容殺雞爲饌林宗謂爲己設旣而以供其母自以草蔬與容同飯林宗起拜因勸令學通鑑載之略同而節本直云茅容耕者危坐愈恭殺雞爲饌泰謂爲己設容分半食母其疎已甚不盡事情矣

通鑑記或人擬劉祥道破李義府露布事而獨載其一聯云混奴婢而亂放各識家而就入謂義府多略人奴婢故也事旣瑣細而語尤鄙陋恐不必存

唐僖宗責黃巢姬妾輩從賊之罪有對者曰國家以百萬之衆失守宗祧播遷巴蜀今乃以不能拒賊責一女子置公卿將帥子何地通鑑所載如此夫史氏文辭須量輕重之宜彼婦人牽爾之語豈有所謂失守宗祧播遷巴蜀者乎然史傳如此者何可勝數

溥南王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一

溥南集卷二十一

六



溥南王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一

淳南王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二

淳南王 若虛 從之

新唐書辨

作史與他文不同。寔失之質，不可至于華靡而無實。寔失之繁，不可至于疎略而不盡。宋子京不識文章正理而惟異之求，肆意雕鐫，無所顧忌，以至字謔詭僻，殆不可讀。其事實則往往不明，或乖本意。自古史書之弊，未有如是之甚者。嗚呼！筆力如韓退之，而順宗實錄不愜衆論。或勸東坡重脩三國志，而坡自謂非當行家，莫敢當也。以祁輩奇偏之，而付之斯事，非其宜矣。

劉器之嘗曰：新唐書好簡略，其辭故其事多鬱而不明，遷固載相如文君事，幾五百字而讀之不覺其繁。使子京記之，必曰：少嘗竊卓氏以逃，而已文章豈有繁簡要當如風行水上出于自然，不出于自然而有意于繁簡，則失之矣。唐書進表曰：其事則增于前，其文則省于舊。新唐所以不及兩漢文章者，正在此兩句，而反以爲工。何哉？可謂切中其病。

歐公與宋子京分脩唐史，其文體不同。猶冰炭也。初書成，將進吏白舊例止。署局中官高者一人，姓名云某等撰，而歐公官高。當書公曰：宋公傳列傳用功深，而爲日久，豈可掩其名於後？紀志書公而列傳書子京。子京聞之喜曰：自古文人多相凌掩，而不讓此事，前所未有也。以予觀之，歐公正不肯承當。

唐子西云晚學遠讀新唐書輒能壞人文格吾不知此論併紀志而言之耶抑其獨指列傳也歐公之作縱不盡善無壞人之理若子京者其自壞也已甚豈壞他人哉温公作通鑑未嘗用子京一語蓋知所決擇矣

子京譏舊史猥釀不綱而以傳遠自許今之學者類皆歆豔以爲新奇舊史幾廢劉器之嘗言二書各有短長未易優劣以愚觀之舊史雖陋猶爲本分且不失當時之實寧無新書可也

呂夏卿預脩新書其言云韓愈使王庭湊之節舊史不書今乃書之所以明臣子之義也太宗拒魏徵諫殺田舍翁之語舊史則書今不書之所以掩人君之過也予謂子京書退之事則當其削太宗事非也此而削之則長孫后之賢復沒而不彰矣所貴乎史臣者善惡必存以示勸戒故謂之直筆豈以掩人君之過爲賢乎且帝雖有過因后言而遽改焉是亦從諫之美也何庸諱哉呂氏之說甚謬

魏徵諫長樂公主資送事舊史載于長孫后傳是矣今移于公主傳甚未當也

蕭銑被圍謂其羣下曰天不祚梁數歸于滅若待力屈必害黎元豈以我一人致傷百姓及城未拔宜先出降諸人失我何患無君乃以太牢告廟率官屬詣軍門降曰當死者唯銑百姓非有罪也請無殺掠銑雖草竊一時而顛沛之際其言可愛如此可以爲萬世法豈得不載新史乃皆略之而其贊但

云以好言自釋于下然則所謂好言者後世何從見之哉銑對高祖逐鹿之語與所謂田橫南面非負漢朝者皆中理之論而子京亦削之高祖卒誅銑直以其不屈而慙怒耳非能折其口也子京云僞辨易窮且極稱高祖之聖蓋不獨去取失當而其褒亦殊未安也

通鑑云李承嘉附武三思詆尹思眞于朝思眞曰公附會姦臣將圖不軌先除忠臣耶或謂思眞曰公平日訥于語言今廷折承嘉何敏耶思眞曰物不能鳴者激之則鳴承嘉恃威權相凌僕義不受屈亦不知言從何而至也舊史思眞傳不見此事新史則云或問思眞公敏行何與承嘉辨荅曰石非能言者而或有言子京以孔子有云君子欲訥于言而敏子行

淳南集卷二十二

三

遂以敏行代言訥豈有行敏遂不當辨曲直者且左傳載石言于晉蓋物憑而爲恠耳亦豈激之而鳴之意哉子京疎謬甚多此最可笑者也又云承嘉恃權而侮吾義不辱此一侮字屬上句則下句不成語屬下句則上句尤不成語矣

疾雷不及掩耳此兵家成言初非偶語古今文士未有改之者宋子京於李靖傳乃易疾雷爲雷霆易掩爲塞不惟失真且其理亦不安矣雷以其疾故不及掩耳而何取于震掩且不復何暇塞哉此所謂欲益而反弊者也當斷不斷反受其亂成言也陳叔達嘗引以諫高祖而子京則曰失而不斷反蒙其亂蓬生麻中不扶自直成言也高宗嘗舉以告劉禪之而子京則曰蓬在麻中不扶而挺柳楚賢聞高祖兵興說太守

堯君素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轉禍爲福今其時也子
京復略其辭曰君子見幾而作俟終日邪其膏肓之病類如
此

古人稱炙手可熱者蓋甚之之辭而非實事也故但可施之詩
句諺語耳而新史稱揚國忠權勢可炙韋渠牟勢焰可炙田
令孜權寵可炙旣曰非矣而復謂李義府門如沸湯王伾等
門若沸羹者豈不益乖邪

史稱杜如晦云當時浩然歸重王徽云公議浩然歸重鄭餘慶
云公論浩然歸重許孟容云四方浩然想見其風古人用浩
然字多矣曷嘗以爲歸重想見之意哉

張公藝九世同居高宗問之書忍字百餘以對蓋言忍之甚也
新書去百餘字意不完矣

淳南集卷二十二

四

蕭悅段文昌勸穆宗銷兵請密詔天下有兵處每歲百人之中
限八人逃死不補此本分語也新史則云詔天下鎮兵十之
歲限一爲逃死此卻似總分天下兵爲十也且其法本於百
人中去八人而子京之數乃及十人豈不失當時之實乎

杜正倫虞世南等嘗論事稱旨太宗謂之曰我聞神龍可擾而
馴然喉下有逆鱗觸之則殺人人主有逆鱗卿等遂不避犯
觸各進封事常能如此朕豈慮危亾哉人主稱鱗亦取類云
耳子京輒云遂犯吾鱗不幾指斥乎又改豈慮字爲其慮亦
便道不過

通鑑云索元禮與萬國俊疏爲訊囚酷法或以椽關手足而轉

之謂之鳳凰曬翅或以物絆其腰引柳向前謂之驢駒拔槓
又有仙人獻果玉女登梯之狀新唐元禮傳但載其一云號
曬翅不知曬何翅邪

舊史李揆試進士設經史于庭而引貢士謂之曰大國選士但
務得才經籍在此請恣尋檢而新書改云可盡所欲言盡言
何關尋檢事

封倫言于高祖曰秦王恃有大功不服居太子之下新書改云
頡頏太子下此豈當時真語且頡頏上下飛也如何便作得
不服居下意又說建成作亂曰爲四海者不顧其親漢祖乞
羹此之謂矣新書但云乞羹者謂何若無舊史安知其爲高
祖事哉

滄南集卷二十二

五

宋萬清
陳德順

劉德威對太宗云律文失入者減三等失出者減五等法之爲
等不一而新史削去等字是總以十分爲率而論也

舊史云玄宗聞顏真卿抗賊事喜謂左右曰朕不識顏真卿形
狀何如所爲得如此通鑑改爲作何狀此亦無傷至新書乃
云何如人則是總言其性行也

太宗聞李君羨小名字五娘云何物女子如此勇猛通鑑云乃
爾勇健語雖異而意則同新史云乃此健邪一此字便不完
韋夏卿其責從弟受金曰顧當是哉崔湜聞韋湊直諫曰公
敢是邪其病一也君羨武安人封武連縣公爲左武衛將軍
直立武門帝以其皆有武字遂因告者誅之而新史直云皆
武也不亦乖乎

劉蕡下第李邵謂人曰蕡逐我留吾顏其厚耶下第何可言逐也

趙宗儒遷吏部侍郎德宗召見勞曰曩與先臣並命向念之耶古者人臣稱其亾父于君則有先臣之辭君稱于臣未見其例

子京好改舊語而往往反不如之李邕對或人曰不顛不狂其名不彰而新史云不如此名亦不傳王求禮折蘇味道曰三月雪爲瑞雪卽臘月雷亦爲瑞雷耶新史云果以爲瑞則冬月雷渠爲瑞耶李邵曰劉蕡下第我輩登科實厚顏新史云蕡逐我留吾顏其厚耶李石折仇士良曰京師之亂始自訓注訓注之起始自何人新史云亂京師者訓注也然其進孰爲之先此等遠不及舊語也

淳南集卷二十二

六

李絳傳云帝嘗稱太宗玄宗之盛云朕不佞欲庶幾二祖之道德風烈無媿謚號不爲宗廟羞何行而至此乎絳曰陛下誠能正身屬已尊道德遠邪佞進忠直與大臣言敬而信無使小人參焉與賢者游親而禮無使不肖與焉去官之無益于治者則才能出斥宮女之希御者則怨曠消將帥擇士卒勇矣官師公吏治輯矣法令行而下不違教化篤而俗必遷如是可與祖宗合德號稱中興言之不行無益也行之不至無益也帝曰美哉斯言朕將書諸紳子京之文類從僻澁至此一段獨華靡偶儷幾似進士策一時對荅之閒豈得如是舊史絳傳無之未知其何所本也

崔善爲左丞令史惡其聰察以其短而偃嘲之曰崔子曲如鉤
隨例得封侯爵上全無項胷前別有頭而新史但云曲如鉤
例封侯何耶後漢劉寬不喜盥浴京師以爲諺史不載其語
者必以俚甚故耳子京果嫌其俚則削之可也改之可乎

煬帝見李密瞻視異常謂宇文述曰勿令宿衛而新史但云無
入衛乃是面戒密也楊素問密曰何處書生耽學若此新史
減處字便別卻本意素謂諸子曰吾觀李密識度汝等不及
新史云非若等輩意亦不明

姚崇去僧爲濫者舊史但云還俗而子京云髮而農此何等語
且萬二千人豈無歸異業者而悉爲農乎此可以一笑也

王叔文旣敗每誦杜甫詩云云而子京但曰誦杜甫諸葛祠詩

薄南集卷二十二

七

何友仁
孫克順

以自况若無舊史證之不知其誦何語也况杜集諸葛廟詩
非止一篇乎

新史載閻立本爲主爵郎中時太宗嘗與侍臣泛舟春苑池見
異鳥容與波上召立本侔狀閻外傳呼畫師閻立本據本傳
初不言其善畫其兄立德傳但云父毗本以工藝進故立德
與立本皆機巧有思而立德事業不過制衣服營宮室之類
然則安知立本之善畫哉傳奕傳初不言善數學其病亦猶
是也故不若舊史爲明又謂閻則先當玄宗在藩時以善割
蒙寵吾不知何所割也

張柬之謂李多祚曰將軍居北門幾何曰三十年矣張巡問李
懷忠曰君事胡幾何曰二暮夫幾何云者但多少之名耳豈

足包時字之義

宋廣平教張說救魏元忠云若獲罪流竄其榮多矣此本分語也舊史以榮爲芬芳新書作芬香皆甚紕繆

舊史云李義珍改葬父母使舅氏移其舊塋子京云使舅家移塋而兆其所兆其所三字想煞用心來然旣使移舊塋則便知就其地矣何必如此費力兼三字自非典實語

武后遣醫人卻內安金藏五臟以桑白皮爲線縫合語固近俗然子京云襦桑皮紙之大小依樣也

漢書稱倪寬以儒術飾吏事而新唐謂員半千不顯任吏常以文雅粉澤漢武稱何武所居無赫赫之名去後常見思而新唐謂薛戎居官時無灼灼可驚者已罷則懷之子京於文字其實處不及古人而專以易直字語爲新徒勞甚矣

淳南集卷二十二

八

舜稱耄期倦于勤蓋老而倦于勤也新史哥舒翰等贊云主德耄勤

王徽傳云僖宗西狩徽追帝不及墮崖樾閒楊行密傳云小校王稔依樾步戰裴敬彝傳云居母喪有白鳥巢冢樾樾樹陰耳直以爲林木可乎

蘇世長指披香殿曰此隋煬帝所作邪何雕麗底此底之訓致也而作至字用誤矣

通鑑戴至德爲右僕射劉仁軌爲左僕射更日受牒訴仁軌常以美言許之至德必據理詰難由是時譽皆歸仁軌有老嫗欲詣仁軌投牒誤詣至德至德覽之未終嫗曰本謂是解事

僕射乃不解事僕射邪歸我牒據此是老嫗明知至德也而
新史但云今乃非是則意不完矣

王燾傳云母有疾彌年不廢帶古今但言不解帶耳廢字何義
也

滹南王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二

滹南集卷二十二

九

王

滹南王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二

也

王燾對云母有疾彌年不廢帶古今但言不解帶耳廢字何義
滹南集卷之二十二

滹南集卷之二十二

溇南王 若虛 從之

新唐書辨

東漢時會稽父老送劉寵曰自明府下車以來狗不夜吠民不見吏蓋愛譽甚之之辭耳新史云李栖筠為常州刺史捕斬賊黨皆盡里無吠狗田仁會為勝州督捕格夙賊夷之城門夜開道無寇蹟實錄之事不當爾也或謂史記王温舒傳亦稱無犬吠之盜何如曰史記之謬亦多矣渠皆可法乎

楊收初以兄假未仕不肯應舉既假釋褐乃擢進士第其後同臺為監察御史世榮其友夫以兄未仕而不應舉者友也兄弟同臺者榮也二事不相須而云世榮其友此何理邪劉子

溇南集卷二十三

一 陳延生 常聚文

立傳云撰劉氏家史及譜按據明甚議者高其博高字亦非為文字語雖貴簡而有不得簡者韋弘景傳云楊虞卿造其門弘景厲聲言曰有詔按公尙私謁耶惶恐去不少虞卿字否此類非一觀者可見孫伏伽言三事但云其一其二其三而無曰字文理無乃不屬乎

言讀書之勤者例曰手不釋卷而子京撰蔣義傳獨卷不釋于前此何謂也

前人文字言騷動騷然者矣安祿山傳云百姓愈騷裴冕傳云大眾一騷馬燧傳云天下方騷無乃大簡乎

李靖論蕭銑士卒云藉以拒師本非所情杜如晦傳云僚屬共才之莫見所涯李勉朝京師詔還所鎮三所字下不得藉以

拒師亦不成語

王義方彈李義府高宗怒其毀辱大臣言詞不遜故貶之新史云帝恨義方以孤生觸宰相朱泚遣韓旻迎德宗秀實以爲宗社之危期于頃刻乃倒用司農印追之新史云秀實以爲宗社之危不容喘豈不過哉

薛萬均死太宗嘗賜羣臣膜皮及萬徹而誤呼萬均愴然曰萬均朕之舊勳不覺呼名豈其魂靈欲朕之賜新史則云忽口其名纔下口字便是從已作用之意豈所謂不覺者乎況此等字史家自不宜使

肅宗欲以李輔國爲常侍苗晉卿奏曰常侍近密非賢不可居豈宜任等輩罷之等輩上當加此字不然何等也

滹南集卷二十三

二

陳延生
常聚文

邢文偉傳云武后問天帝異事文偉不得對房瑄論第五琦言利事肅宗詰之瑄不得對王叔文傳云俱文珍詰折叔文不得對得字爲悖止當云不能耳

杜正倫傳云爲世敵美戴至德傳云世詔其榮蕭復傳云士豔其榮敬晦傳云世寵其家寵字尤不安若只作時人榮之大小本分王義方譽振一時吳湊美譽四騰皆非史家之體也李義府傳云自其斥天下憂且復用比至內外乃安嚴震傳云德宗使馬勛計日取張用誠赴行在踰半日期帝頗憂比至大喜比字不安若及旣等字可也

溫庭筠數舉進士不第思神速多爲人作文大中末試有司廉視尤謹庭筠不樂上書千餘言然私占授者已八人作文云

者本謂代進士科舉之作耳今乃似泛爲文字者此亦失之不明也

溫彥博傳云進止詳華人皆拭目觀進止之間何至拭目而觀之哉子京之夸侈類如此

高適王詩每一篇已好事者已傳布已字道不得
韓思復爲滁州刺史有黃芝生州署民爲刻頌其祥刻頌其祥不成語也

新史稱盧齊卿飲酒踰斗不亂崔恭禮至斗不亂前史載人洪飲者率至一石以上然後爲異踰斗之量世亦多矣何足著之乎

舊史李綱謂高祖曰臣言如水投石此舊語也新史則云如持

滄南集卷二十三

三

水內石煞不自然

李朝傳云始調校書郎累遷元和初爲國子博士史館修撰累遷字下豈有闕文乎不然豈可通也

崔國傳云室處庫陋無步廡此言其儉足矣而又云至霖雨則客蓋而展以就外位亦不必道那張玄素起身令史太宗嘗對衆詰問玄素大恥褚遂良上疏論之而新史乃云遂良見帝而言非也遂良云玄素出閣殆不能移步新史改移爲徙只此一字亦覺失重輕之宜

朱泚敗出奔失道問野人荅曰天網恢恢走將安所此殊不成語也

李安期傳高宗屢責以不能進賢安期曰邑十室且有忠信天

下至廣不爲無賢比見公卿有所薦進皆劾爲朋黨滯淹者未獲伸主薦者已訾所以人人爭噤默以避讒謗若陛下忘其親讐曠然受之惟才是用塞讒毀路其誰敢不竭忠以聞子京鑿改舊文詭異僻澁殆不可讀甚不滿人意也

李晟贊云身佩安危而氣不少衰佩字過矣武后謂狄仁傑曰安得一奇士用之仁傑曰陛下求文章資歷今宰相李嶠蘇味道足矣豈文士齷齪不用與成天下務哉哉字下不得作邪乎歟等字則安矣子京於此等猶不甚解何足言文也

王毛仲旬歲至大將軍古人言旬月者自十日以及月也言旬時者自十日以及三月也今言旬歲未見其例也

蕭嵩傳云在公慎密人莫見其際慎密上不當論涯際以言智懷字量則可矣

張知審傳云天后奇其貌詔工圖之稱其兄弟容而才謂之兩絕容字不安

張鎬傳云視經史猶漁獵然夫前人已涉獵成言便是此意何須復爾解析也

席豫出鄭州刺史李傑出衢州刺史于邵出杭州刺史李朝隱出通州都督沈傳師出江西觀察使此等甚多得無欠爲字乎蓋出入字不同遷擢貶降例也

開元中吐蕃金城公主求文籍四種于休烈欲勿與裴光庭駁之此當入光庭傳而載於休烈傳非也

德宗時宮市事既詳見于張建封傳而李錡贊又列之重複矣

舊史李石傳云延英議事中貴必引訓注以折文臣石嘗謂之曰京師之亂始自訓注而訓注之起始自何人仇士良等不能對其勢稍抑搢紳賴之新史云賴以爲強便過去了

裴度與穆宗論劉承偕事云臣知承偕怙寵悟不能堪嘗以訴臣是時中人趙弘亮在行營狀欲持悟書以奏陛下亦知之邪邪字當作乎帝曰顧悟誠惡之胡不自聞何哉胡卽何也當去一字

字文士及嘗非時被召其妻問曰向召何所事何所事不成語曷若但云問何故耶

陽城傳常以木枕布衾質錢入重其賢爭售之售字爲悖又云賦稅不時時字意不足蓋欠辦集等語也

澹南集卷二十三

五

郭玉山
郭瑞興

巡遠傳睢陽雍巨賜徭賦三年賜字便當得蠲免之意否

許孟容傳云公主有求補崇文者孟容固謂不可帝嘉其守蕭瑀傳云詔嘗下中書未卽行帝讓其稽辜頓節儉自居天下推其尙曹意註廣雅學者推其該章表微以學者薄師道著九經師授譜詆其違守尙稽違該等字皆道不過必兩字然後成文

王義方傳云魏徵欲妻以夫人之姪辭不取俄而徵薨乃娶或問其然曰初不附宰相今感知己故也楊慎矜傳云婢因史敬忠得至宮中見帝帝素聞史敬忠挾術閒質其然然字下不得

通鑑載賈志諷王去榮不當免死事李絳論不徇同年事蔣義

論張茂宗奪服尚主事王式破裘甫事讀之臺臺可愛入新史中便覺索然無意味甚可惡也

舊唐隱太子與秦王有隙立齡謂王曰國家患難今古何殊自非睿聖欽明不能安輯新史云國患世有惟聖人克之克字何足盡其意

高銖爲太常卿嘗罰禮生博士李愨折其非銖嘆曰吾老不能退乃爲小兒所辱卒卒字如何定得

薛元超傳云都市多使少年以黛墨鑿膚夸詭力剽奪坊市夫鑿膚者針也黛墨所以爲色耳而云以黛墨鑿則不可舍文身不道而艱詭若此其亦勞甚矣乎

李夷簡元和中爲相李師道方叛裴度當國帝倚以平賊夷簡

淳南集卷二十三

六

自謂才不能有以過度乃求外遷言不能過或無以過則可不能有以則不成語矣

劉子玄傳明皇時議封禪事趙冬曦駁之子玄議挺不徒蘇珣傳亦云嘗按訛韓魯諸王天后詰之挺議無所撓使他人書之不過曰固執不移或云堅守前議而已豈必如此詭異

郭縣令崔發繫獄遇赦不原張仲方訟之曰德音遠布于四海而不行御前霈澤徧被于昆蟲而獨遺崔發新史併爲一句云恩被天下流昆蟲而不行御前乎田令孜專權恣橫孟昭圖論之曰天下者高祖太宗之天下非北司之天下天子者四海九州之天子非北司之天子新史改其下句云陛下固九州天子武后惟有司多失出人罪徐有功對曰失出人臣

之小過好生聖人之大德新史則云失出有司過好生陛下
大德子京意以舊文類駢不古故變亂以就已作而不知其
反謬也

馬周嘗寓新豐逆旅逆旅者客邸也科舉子遂謂周爲新豐逆
旅以對洛陽年少予嘗笑之而新唐稱劉從諫命甄戈殺定
州戍將戈因爲逆旅上謁斬其首何耶
李晟與張延賞有隙謂人曰文士難犯雖脩睦于外而蓄怨于
內新史改爲儒者儒者與文士自別止當從舊

蔣儼爲蒲州刺史發隱禁姦號良二千石案二千石漢之職名
豈可通爲長史之稱

王孝傑爲吐蕃所執贊普見之曰貌類吾父故不死歸之死字
下不得

淳南集卷二十三

七

傅勳華
計榮區

呂元膺傳云居官始終無訾缺予謂訾者人所譏也缺者己所
少也二字併用不得

史傳稱人讀書敏速云五行俱下者蓋甚言之耳實無此理也
而唐史謂歐陽詢每讀輒數行同盡尤不可也

太宗稱薛仁貴曰朕不喜得遼東喜得卿也此乃本分語而子
京改云喜得虓將可惡之甚

褚遂良與太宗論舜造漆器事以爲諍臣必諫其漸及其滿盈
無所復諫此真語也新史則云必救其源既以漸爲原因並
易其下文曰及至橫流無復事矣義理雖同然當時豈有橫

流之語

張柬之初與楊元珍共乘艦江中私語革命事柬之執政引爲羽林將軍謂曰江上之言君叵忘之蕭復言于德宗曰自艱難以來始用宦者監軍此曹止可委官掖事兵要政機叵使參領古人言叵信叵測叵量之類叵字固訓不可然施于戒辭則不順矣安祿山反詔切責許自歸祿山蒼書慢甚叵可忍葉法善以術高卒叵之測此止作不字用則益不安至蘇頲傳云司馬皇甫詢使蜀檄取庫錢市不急物頲不肯予或謂曰公在遠叵得忤上意呂才卜宅篇云世有五姓謂官商角徵羽也按黃帝時獨姬姜數姓耳後世賜族者寢多至因官命氏因邑賜族本同末異叵爲配官商說此又作豈字用尤乖戾也蓋子京初不詳其義故每至謬誤焉

滹南集卷二十三

八

武后問狄仁傑曰朕要一好漢任使有乎仁傑乃薦張柬之通鑑改好漢爲佳士新史復作奇士好漢字誠爲涉俗然佳士不足以當之矧曰奇乎靈存本語可也

李光弼傳云史思明攻太原使卒于城下仰而侮詈光弼令穿地道擒之新史改爲隧地固簡而文然隧字作得暗地道否且本傳先有云穴地類土山者後又令郝廷玉地道入懷州何獨爲此異也

滹南王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三

淳南王先生文集卷之二十四

淳南王 若虛 從之

新唐書辨

張藉傳載韓愈荅藉論佛老書甚無謂特以無事可錄姑填塞云耳吳元濟傳後全載平淮西碑文亦不必也磨碑事舊載于韓愈傳而新史附于元濟傳不若舊史爲當以蓋藉論不魚朝恩嘗講易覆餗之義以譏元載時蓋釋奠于國子監也新史但云會釋菜朝恩又嘗邀郭子儀同游章敬寺而新書但云約脩具裴度傳云初德宗多猜忌朝士有相過從者金吾輒伺察以聞而新書但云時京師尙苛伺無乃太簡乎

淳南集卷二十四

趙松廷

太宗怒字文士及曰魏徵嘗勸我遠佞人意疑是汝今果然通鑑所記如此新史無意疑是汝字則義不完矣

邢君牙傳云其屈己好士類此虞承慶云其能著人善類此古人或言皆此類或言類如此今云類此則意不足矣黃金吾吳湊言宮市事曰宜科中官年高謹信者平賈和售以息衆譴宮市大抵強買民間物平售字殊不安只作平市字可也古人文字中時有涉俗語者正以文之則失真是以盡存而不

去而宋子京直要句句變常此其所以多戾也

明皇雜錄記李林甫驕二相事以爲抑揚自得而已子京改爲軒鶩無少讓此固無害而益以喜津津出眉字間之語舊史稱裴度狀貌但云不逾中人而子京又加以退然兩字此復何從而得哉蓋亦想像而言之耳舊史云孔戣嘗論李涉交

結狀倖臣側目人爲危之幾高步公卿間以方嚴見憚新史云幾自以適志軒軒甚得楊暹傳云以公清勤約自將曹璽爲之凡狀貌之辭非親見者不可道子京史官追記傳聞之事而每喜此等或云談王伯袞袞不厭或云其議論纏纏可聽或云介介自脩稜稜有風望侃侃不千虛譽介介不至顯官皆過也

舊史云郭弘霸死時洛陽橋壞行李弊之至是功畢則天嘗問羣臣曰比在外有何好事舍人張元一對曰百姓喜洛陽橋成幸郭弘霸死此卽好事新史改云外有佳事邪此一邪字便別卻本意蓋本是無故而問今卻似疑而審之也

通鑑云劉悟與客觀角觝之戲自搖肩攘臂以助其勢新書改爲盱衡攘臂助其決舊史云楊思助得俘囚多生剝其面或捋髮際掣去頭皮新史改剝面捋臙髻髮皮以示人便不分明

人皆言利病而子京每云病利人皆言可否而子京或云否可雖義理無異而讀之不明矣此等猶求異于人不已甚乎

蕭鈞爲諫議大夫盧文操盜庫財高宗以識主幹當自盜罪死鈞曰囚罪誠死恐天下聞謂陛下重貨輕法任喜怒殺人詔原死予謂罪死罪誠死俱道不過須加當字乃可耳

柳仲郢有父風矩牛僧孺歎曰非積習名教安及此邪安字下不得劉元濟曰史臣善惡必書使驕主賊臣懼此權顧輕哉顧字下不得德宗謂李自良曰卿於進退寧不有禮蕭儼贊

曰俛議消兵寧不野哉寧字下不得蕭復以擅發京畿觀察
儲粟削階停職或弔之復曰苟利於人胡責之辭胡字下不
得

李栖筠傳云關中舊仰鄭白二渠溉田而豪戚壅上游取磴利
奪農用十七栖筠請皆毀成得租二百萬民賴其入白樂
天爲杭州刺史浚李泌六井民賴其汲曷若只云賴其利也
蘇弁傳云平賊緩役略煩苛人賴其寬寬字尤贅

陸贄傳云始帝倉卒變故每自克責贄曰陛下引咎堯舜意也
然致寇者羣臣罪意指盧杞等帝護杞因曰卿不忍歸過朕
有是言哉當作乎始帝倉卒變故亦不成語也

合狐德棻傳高宗嘗召宰相及弘文學士問何脩而王何爲而
霸一者孰先德棻對曰如欲用之王道爲要而行之爲難高

淳南集卷二十四

三

何友仁
孫克順

宗曰今之所行何政爲要此本分語也新史云何脩而王何
爲而霸又當孰先若用之王爲先而莫難帝曰今何爲而要
語意不足矣太宗戒尉遲敬德曰國家大事惟賞與罰非分
之恩不可數行勉自脩飾無貽後悔此本分語也新史云悔
可及邪語意皆非是蕭復常言事德宗曰陛下踐祚之初聖
德光被自用楊炎盧杞黷亂朝政以致今日此本分語也新
史云陛下厥初清明自楊炎盧杞放命穢盛德播越及茲殆
不可讀

袁高爲給事中德宗將起盧杞爲饒州刺史高當草詔見宰相
盧翰劉從曰杞當國矯誣陰賊斥忠誼傲明德反易天常使

宗祏失守天下疣瘡才示貶黜今還授大郡官天下其謂何
古人言天下傷殘或曰瘡痍或曰瘡痍皆可今言疣瘡乃聲
耳豈可與瘡類哉又秦曰杞罪萬誅陛下止貶新州俄又內
移今復拜刺史誠失天下望帝曰杞不逮是朕之過荅曰杞
天資詭險非不逮彼固所餘古人但言當萬死萬誅字未見
其例恐是子京所改不逮所餘何等昏昧語也

王琚傳云自備于揚州富商家識非庸人以女妻之識字上當
有其家其主等字又云太子在潞州銅鞮令張暉性豪殖喜
賓客馳獵事厚奉太子數集其家亦當重言太子或去厚奉
字可也豪殖二字亦一處不得又云琚性豪侈其處方面去
故就新受餽遺至數百萬去故就新之意昏不可曉豈謂車
服器皿之類邪中間云侍衛何止許將安便公主謀益其語
皆不成視日薄乃得出賜賚接足義皆不安也

滹南集卷二十四

四

林蘊傳云蘊辨給嘗有姓崔者矜氏族蘊折之曰崔杼弑齊君
林放問禮之本優劣何如邪其人俯首不能對前史中固有
載口辨嘲諷者至如此語亦何足錄哉

李密等贊云煬帝失德天醜其爲吉温傳云李林甫才其爲朱
桃椎傳云人莫測其爲温庭筠傳云執政鄙其爲馮河清傳
云衆義其爲崔遠傳云世慕其爲此類甚多古人言所爲有
爲則有之矣單爲字未嘗道也

子京言人物相比倫之意輒用輩字或曰時無輩者或曰未有
輩者或曰古未有輩或曰殆無其輩至魏徵諫太宗亦云陛

下欲遠輩唐舜此若非好語而子京每喜用之何其僻也

韓充傳云乘機決策無餘悔世推善將餘悔善將字皆道不過

何易于為益昌令刺史嘗乘春與賓屬泛舟出益昌索民挽繹

易于身引舟曰方春百姓耕且蠶惟令不事可任其身挽繹

耕且蠶皆非中體不事亦不成語也

崔日用嘗謂人曰吾平生所事皆適時制變不專始謀所事字

道不得

李勣姊病勣親為煑粥火燎其鬚其姊止之勣曰姊老勣亦老

雖欲久為姊煑粥其可得乎新史改之曰雖欲久進粥尙幾

何殊不如舊史只一進字亦別卻本意

天后時宰相盧欽望請停京官九品以上月俸助軍興王求禮

滄南集卷二十四

五

朱萬清
陳德順

奏天子富有四海何待九品俸使宰相奪之以濟軍國用乎

后曰止此句道不過

鄭權傳云識詣魁然以魁字狀識詣固已過矣而盧景亮傳云

志義萃然又有稱造詣嶄遠者豈不益甚哉

周智光傳云代宗命趙縱書帛內蜜丸召郭子儀姜公輔傳云

朱滔以蜜裹書邀朱泚劉季述傳云割帶內蜜丸告孫德昭

此本蠟書耳蜜字何義也

張荐救顏真卿疏云去正月中云云權德輿貞元十九年陳闕

政曰去十四年云云按古今言去年去歲者前一年耳子京

此語未見其例也

李百藥傳云轉側寇難中數被偽晉危得不死張玄素傳云切

諫太子承乾承乾遣戶奴狙擊危脫死安祿山傳云賊將類
悍勇無遠謀日縱酒嗜聲色財利車駕危得之蜀無進躡之
患按前史有曰危得之危殺之者危猶參差幾及之意俗言
則險也子京殊不悟此乃顛倒用之何其悖也

張玄素諫太宗脩洛陽宮魏徵名勁挺聞之歎曰張公論事有
回天之力予謂魏徵之直世所共聞不必云名勁挺也

劉仁軌爲陳倉尉有折衝都尉魯寧坐事繫獄將高班慢罵仁
軌仁軌杖殺之太宗怒追至詰責仁軌曰寧對百姓辱臣如
此臣實忿而殺之上悅擢爲櫟陽丞此通鑑所載新史但言
寧豪縱狠法縣莫敢屈仁軌約不再犯寧暴橫自如而無慢
罵事若止于豪暴何足爲辱乎又以櫟陽爲咸陽不知是否

滹南集卷二十四

六

裴子餘舉明經累補鄆縣尉時同列李朝隱程行謚皆以文法
著稱子餘獨以詞學知名或問陳崇業曰子餘朝隱行謚優
劣崇業曰譬諸春蘭秋菊俱不可廢也新史改云蘭菊異芬
胡可廢者不如舊語多矣且異芬字何從得之哉

成汭攻夔州軍人韓楚言嘗諱辱汭汭恥之曰有如禽賊當支
解以逞及夔州不守楚言妻李語夫曰君嘗辱軍且支解不
如前死楚言不決李礪刀席下方共食復語之夫曰未可知
李取刀斷其首並殺三子乃自剄二夫字止當作楚語

則天傳云操匱具坐重幃而國命移何必操匱具字

后妃傳贊曰或稱武韋亂唐同一轍武持久韋豈滅何哉議者
謂否否字不安

張九齡傳云德宗賢其風烈賢字不安

劉子立傳云年十二父授古文尙書業不進父怒楚督之及聞
爲諸兄請春秋左氏冒往聽之退輒辨析所疑歎曰書如是
見何忘予始讀之不能曉及見史通自敘則云幼奉庭訓早
游文學年在統綺便愛古文尙書每苦其辭艱瑣難爲諷誦
雖屢逢箠撻而其業不成嘗聞家君爲諸兄講春秋左氏傳
每廢書而聽逮講畢卽爲諸兄說之因歎曰若使書皆如此
吾不復怠然後了然無疑而覺子京疎略之病爲可患也
韋述傳云入元行冲室觀書不知寢食言怠則可不知則過矣
王忠嗣傳上與論兵應對益起應對上不宜言蠶起二字

張說傳云多引天下名士以佐佑王化粉澤典章成一王法此

灑南集卷二十四

七

郭玉山
郭瑞興

譽之太過兼不是史氏敘事語

張說首倡封禪議此詔諛之事非正人所宜爲而傳贊褒稱以
爲文物之盛豈良史之體哉

李泌傳云當持黃老鬼神之說爲時人所譏切譏切固有成言
矣而其贊復云議者切而不與一切字兼得譏字否

褚遂良一代正人其譖劉洎事初不甚明但洎自訴之云爾胡
致堂疑李義甫所敘理或然也新史遂謂二人不相中故遂

良誣奏洎引馬周爲左而遂良執不已帝惑之乃賜死洎之
贊曰爲冒己所乘卒陷罪誅而其贊遂良亦以此爲疵病至

崔仁師傳又云被遇尤渥褚遂良之何待褚公之淺也

李光顏傳云其師勁悍常爲諸軍鋒鋒字不安

渾瑊射賊將李立節貫其左肩死之凡君事死節則曰死之古今成言也致人死而曰死之無此例也

盧奕懷慎少子也拜御史中丞自懷慎免及奕三居其官清節似之似之道不得

盧杞傳云父奕見忠義傳杞不恥惡衣菲食人未悟其不情咸謂有祖風節祖懷慎也傳首但言其父而不見其祖讀者何以知之

陳少游傳云或欲對衆切問以屈之少游據引淹該問窮而對有餘夫對者隨問而應者也無問則無對今日問窮而對有餘何邪

韋景駿爲貴鄉令有母子相訟者景駿曰令少不天常自痛爾

溥南集卷二十四

八

幸有母而忘孝邪按左傳鄭伯曰孤不天欒盈曰我實不天凡言不天者不爲天所祐耳非專指喪親也後人往往誤用劉季述幽昭宗于少陽院鎖其門鎔鐵錮之此甚明白而子京乃云液金以完鑄若無舊文何可曉邪且錮者取其牢耳豈謂闕而完之乎詭異如此宜其有札闈洪休之戲也

魏氏春秋好用左傳語以易舊文裴松之譏彈甚當凡人文體固不必拘至于記錄他人之言豈可過加潤色而失其本真子京唐書雖詔敕章疏類皆變亂以從己意至于詩句諺語古今成言亦或芟改不已甚乎

